

路
史

冊
八



路史發揮目錄

第二卷

論說十二篇

共和辨

共工水害 禹治黑弱

雨粟說 地獄之說無稽

神農琴說

論太公

太公舟人說

夷齊子南

論伊尹

伊尹無廢立事

黃帝輕重之法

黃帝乘龍上昇說

論槃瓠之妾

論時安

貞壽子雨

太公赤人傳

論太公

軒輿琴譜

兩梁鏡 蘇唐工散無書

共工六書 禹部無錄

共味燕

論時十二論

卷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發揮第二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共和辯

嗟乎後世之士何其不能得古人之意而惟敏於為妄邪夷王崩厲

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共和十四年宣王立石鼓作於是年司馬溫公

歷年始於是歲說者曰周室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

遷至溫公無異議也敢問所安曰予不敢以為然也夫厲王之時周

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周召二公時皆痿弱不足有為至宣王時始有召穆公虎而周公則無聞焉烝民詩

言仲山甫保宣王而立之說者遂執之以為周公妄矣夫仲山甫乃史記之樊穆仲春秋之樊侯國語之樊仲山甫也後屬于齊樊之與

周異采各邑奚可牽合漢杜欽云仲山甫異姓之臣予聞厲王之後也無親於宣就封于濟其言明甚即非周公之後

有共伯和者修行而好賢以德和民諸侯賢之入為王官十有四年

陳臥子曰後世著書立言之士奮其私長務其獨智所謂敏于為妄一言弊揭千古之

天旱廬火歸還于宗道遙共山之首宣王乃立魯連子云共伯名和

請立焉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及呂春秋言共伯而好賢屬

首即其人也共國伯爵和其名爾司馬彪云共伯和脩行而好賢屬

王之王難天子曠絕諸侯大旱舍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

即王位一十四年歸還于宗道遙亦謂于共丘十四年故汲冢紀年及

乃立宣王共伯和即王位而史記亦謂于共丘十四年故汲冢紀年及

世紀云共伯和即王位而史記亦謂于共丘十四年故汲冢紀年及

伯奪為篡立故有非矣大旱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篡立而為三公蓋

周室無君和以三攝政惟其日久故有火旱則宣王之立可志

志于共首哉山傳謂至共頭者邑也按實宇記云厲王封盧龍在東

北百步有共山傳謂至共頭者邑也按實宇記云厲王封盧龍在東

為共侯國又非詩之恭與叔共伯也按實宇記云厲王封盧龍在東

請奉和行天子非詩之恭與叔共伯也按實宇記云厲王封盧龍在東

故國共復歸于國共山在縣共北山之上事在國北故又注曰共北山是

以王子朝告于諸侯猶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於彘諸侯釋位

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間於天子

之事者矣然則所謂共和者吾以為政自共伯爾若曰周召共和吾

弗信也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烝民有言天監有周

者不成語古無事亦書年無此法

雖然烝民有言天監有周

雖然烝民有言天監有周

雖然烝民有言天監有周

雖然烝民有言天監有周

雖然烝民有言天監有周

雖然烝民有言天監有周

雖然烝民有言天監有周

劉須溪曰
奸雄推倫
後世推奉
操當其立
說之始惜
無以此文
曉之者

生仲山甫王躬是保是必朝廷有故而後天子始保佑於山甫也繇

此語之和之即王位果其篡者邪曰不然也臣之保君臣之常也襄

王之出子虎居守亦豈其篡也哉王正此類詳炎帝紀下篡者後世

小人下輩豺狼梟獍反道敗德者事也和之賢也蓋干王政而非其

得已者也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為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

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斯

則得其情矣歐陽子論曰伊尹周公此歐陽子之臣攝矣不和之非篡顧

亦有知之者厲王之後式朝廷之故哉吾觀聖人之書王子虎卒而

益知共和之不易也或曰夫子曷不發之曰是不喻伊尹之意爾見

人之特見豈俟于著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懼後世見者之不一

也抑嘗語之力亂正者率致其略而于淫亂之法也下世史不明乎聖

人之意于履常蹈正者率致其略而于淫亂之法也下世史不明乎聖

若張焉之遠使衛霍之盛兵石虎齊昏隋煬之奢靡幽靈呂武羣后

不懿裕梁全忠之漸逼每切諄復惟恐或逸蓋以淫亂之事利于聘

路

史

發揮一

一一中華書局聚

共工水害

禹治黑弱

珍做宋版印

聖人有一視同仁之心是故有兼濟夷夏之事關於之洞極曰凡命于兩間者謂之人夷狄禽獸皆人也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也一身之間皮毛髮爪皆吾愛也攝之不至而一手足有或偏而不舉則君子謂之不仁至於半身不遂此可謂之仁乎

仁字詳首卷論太極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天地之間孰非吾物邪一人民之失其所一蟲鳥之失其情與夫一草木之過而不遂皆吾仁之不至者也聖人莫不憂之而萬物者果能與聖人同憂哉是聖人以一心爲天下而天下之物不能以其心體聖人豈不悖歟嗟乎私於己者形骸有爾汝之分私於家者樊落有比隣之異厥裁不廣邑屋皆然一視同仁吾於禹功見之矣夫以九州攸同四隩旣宅斯足以爲仁矣然足以見其仁而未足以見其仁之至至於導黑弱而西戎卽敘然後有以見其仁之至焉方九川

禹貢曰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玄云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勝又按漢書地理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蓋水即黑水也黑水祠在雲南昆明縣之官渡今名黑殺天神土主祠

之既滌九澤之既陂而九州同四隩宅則凡江河淮濟之瀾漫泛濫乎中國者舉順下流之勢而九州之赤子免于魚矣民免於魚禹之功可以見矣而又導黑又導弱禹之仁其有既乎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為邊民之患者也今也為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為吾民之害則已矣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之距流沙與夫黑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于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者凡以塞外之民猶之吾民而裔國之患等夫中國之患詎可以吾民之欲安而致塞外之民于不安之域哉湯湯之患天實為此而禹見天下之溺猶己溺之是則禹之心一視夷夏不惟不以洪水之患病吾民亦不以病乎塞外之民篤近舉遠又詎肯以吾民之利而遺其害于塞外之民哉大抵蔑其私者無時不仁而私其私者無時而仁一饑而丹溪流一怒而赤原谷知有我者一毫我也

又孰能仁其人而以天下爲公哉漢光武在邯鄲趙璆王子林輩請決河流則赤眉之百萬衆爲魚矣而光武且不答伯禹之心可得而知矣聖人之愛人何此疆爾界之殊哉禹視西戎無以異梁州之民光武視眉衆無以異漢家之衆此天地之爲大也戰國之時齊趙魏皆以河爲界趙魏頻山而齊卑下齊人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播於趙魏於是趙魏亦爲隄於河二十五里使其水東洑於齊夫爲齊利則趙魏蒙其害爲趙魏之利則齊蒙害違天害物真所謂以隣爲壑者也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觀其決汾以灌晉陽其不沒者三版厥後或決絳以灌安邑或堰肥以灌合肥咸祖其事及梁武帝作浮山堰堰淮以灌壽陽壽陽之都一夕爲魚共工氏之事不過於此矣繇此觀之共工之水害從可知矣隳高堙埤以亂天下其欲不亡得乎抑嘗卽武帝所泥報讖之說言之凶餓臺城欲一手盃蜜水不得而死此宗廟麵牲而不血食之報侯景之

似不勝說
常帶好生
當從帝王
師相節目
此等名議
急須着眼

兵梁之宗室戕殺殆盡此堰淮以灌壽陽之報也夫能堰淮以灌井
邑而乃區區以麵為性能絕人親殺人子而獨屑屑於不錢羅綺人
之不靈一至於此夫亦豈知伯禹之以四海為壑一視夷夏而不見
彼此內外之分哉然則人之為仁而至於一視皆同以成兼濟夷夏
之事微伯禹吾誰與歸

按賈逵曰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顓頊氏衰共工侵陵諸侯與
高辛爭而王文子曰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又淮南子曰舜時
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荀卿子曰禹伐共工六韜曰共工氏自
賢以為無可臣者久空火官天下日亂民無所附而亡

雨粟說 地獄之說無稽

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
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若子休可謂知春秋矣惟天下之變故
不勝窮也天人之相與不勝變也然求其所以然者則有時而不得

言或言之有時而不得信此說者之所以類推而歸之不可致詰之域而世遂以天人爲相遠而不相及且以爲變異之事聖所不言循致君人漫然不見所畏恣爲非理而忘國卹夫亦豈知天人之相與甚密而可畏邪太虛之內大而天地細而昆蟲明而日月幽而鬼神金石沙礫人吐草木孰非一氣之形哉五藏象天六府象地是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府病則欠申動於貌眼瞶有酒食燈華得錢財烏鵲噪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况家國之間乎逆氣成象而凶慝生順氣成象而吉祥止亦天地一指企翼奉之言人氣內逆則感動於天地殺一孝婦何預於陰陽而天爲之旱烹一虐吏何預於陰陽而天爲之雨春秋之世災異變見何日無有變異之來顧若非涉於人事而人事之萌兆朕未嘗不先見于天地之間惟其德有小大而應有遠近是故或不旋踵或五六年或數十歷年而始驗聖人經世蓋難言之是以螽螟蜚蠊麀螽鷓鴣日食星隕星孛水冰無冰不雨雨

王奔州曰
言災異兼
言事應則
誠壽顏殤
信惑相半
春秋經世
得失之林
也本天道
稽人事總
欲最人修
省

按兩稻見
世紀禹事
又見外紀

按兩米見
夷堅志

雹霖震山崩地震廩災屋壞之類春秋悉與人事雜而志之存而不
論將使智者雜而觀之則知其所自矣知其所自則凡遇變故皆得
以恐懼脩省期于消去斯聖人警世之大訓也比歲甲午二月二十

四日晏食環城百里悉雨木實如沐茨子紅黑黃綠鮮明異色種之
乃條先是二年三月雨蛤如桃梅人犁塊之間留之滿瓊盆坳所貯
際曉皆亡繇此觀之神農后稷之事為不誣矣况復後世五穀天降

良亦不少后稷嘉穀周氏以興中山雨穀姬人以亡穀粟之零感世
常有而興亡固繫乎人故京房易逆刺謂天雨穀歲大熟而王充以
為論說之家兩穀為凶在昔史皇作書固嘗兩粟而伯禹播殖嘗兩

稻矣見世紀禹事燕丹留秦天亦雨粟而光武之末還見陳留梁惠

成之八年雨黍于齊而梁縣之八年復雨于薛元康四禩玄稷降于

郡國而五代之際閩天又嘗雨豆邇歲舒城且雨米矣兩米見奚獨

神農后稷而疑之哉述異記漢宣帝時江淮飢饉兩穀三日秦魏地

路
史
發揮一
五
中華書局聚

疾三風十一年陳留穀蔽地深黑如稗實或疑夷穀三日所生弃而不食

然雨變血三日驚鳥非飄至上者也歷觀前載天雨之事蓋非一矣如蠡公宋文

而年雨秋雨濡于或宋魯襄公二年雨于江明年楚滅之合如蠡之說或以飛

曰為兩雨此之自變空四者儒之也自墜而為飛漢皆長五寸李期時信兩都大

唐魚光于宮中皆元黃和十有四皆鳳嘗雨年如緞蛤廣中豈容道常有人取

海鹵中之不取亦化番蓋禹記有贏蟹上蠶屬斗蠶古兵喪雨約約時未肉六血韜云

石沙塵正月又雨梁武大沙同沙約又景亂唐以徠更有多有塵元約年二梁武大黃

塵如掬雪攬土占約元時朔四子昭皇帝始元于亳二今注元鳳三年伏候

元盈周尤象其二涼州志乾符二年京師皆宣武此金夏禹秦穆大伏候

變唐世尤象其二涼州志乾符二年京師皆宣武此金夏禹秦穆大伏候

廣州內記咸陽襄王金鐵是謂刑餘人君酷好殺無拱事不五月一兵于

朝于碧于惠成七年兩金鐵是謂刑餘人君酷好殺無拱事不五月一兵于

國每雨收為利劍鉞金鐵是謂刑餘人君酷好殺無拱事不五月一兵于

劍童法暴雨珠林于楚之邦謂項羽春秋演孔云然八政不中怪則天雨刀錢

近世嘗有多五錢赤及地為異記王石公約十六年雨石皆大如壺氏以魯僖	莽時宮中雨五錢赤及地為異記王石公約十六年雨石皆大如壺氏以魯僖	星漢自惠盡十凡十一魏武未年鄴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大戰華銀	雲于馮翊者十銀是謂荆祖不出三年兵喪四起里非祥也珠玉同	內壽二天宮中銀是謂荆祖不出三年兵喪四起里非祥也珠玉同	仁壽二年宮中銀是謂荆祖不出三年兵喪四起里非祥也珠玉同	中雨雜色寶珠虞寄上則何雨鈇而苑可者大之雨間摩尼珠大似	多誕使兜率天能變化則何雨鈇而苑可者大之雨間摩尼珠大似	紂時使雨珠寶豈不見華紀錄瞿曇如法而華上金鏡言仁壽果	史然或有者理不足怪見華紀錄瞿曇如法而華上金鏡言仁壽果	如魏武世河內兩粟述異記呂后時漢元時為外氏擅權宋明大始帝	雨粟周秦間兩酸棗故以名縣草皆元時為外氏擅權宋明大始帝	四年宮木大如指中陳留植十里桂子唐垂拱四年孟詵月天官侍郎桂	于行宮木大如指中陳留植十里桂子唐垂拱四年孟詵月天官侍郎桂	以狄聞傑竹蘖咎大鏡抵雨草木多病死有筋占雨梁惠成八年	國飢兵疫內記羽毛人退天雨毛前樂後憂天走京氏云邪人進賢	云是謂陽消記羽毛人退天雨毛前樂後憂天走京氏云邪人進賢	晉大始八雨于鄧○熙皆白隋開皇六雨前樂後憂天走京氏云邪人進賢	年四月八雨于鄧○熙皆白隋開皇六雨前樂後憂天走京氏云邪人進賢	之臭如馬尾○管輅云天率多賢人役占鏡食內記云天殺兩膏忠	漢志天漢三○管輅云天率多賢人役占鏡食內記云天殺兩膏忠	敗雨肉血晉傳云尉氏有祿功臣戮天故紂厥雨之永康元與三	將易君血晉傳云尉氏有祿功臣戮天故紂厥雨之永康元與三	苗亂時同宋志大康七齊河清二赤雪晉雜事云晝下兩血于太原易	二亂時同宋志大康七齊河清二赤雪晉雜事云晝下兩血于太原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路
史
發揮二

六
中華書局聚

曰歸獄不出三年解無其宗人故帝天兩血茲謂不膳法苑云護世城雨肉

親不滅年及漢桓晉愍時又魏世鄴地墜肉爵錫荒狀如甘露而黃絲

其大數丈數日臭連村邑始聞有哭聲爵錫荒狀如甘露而黃絲

絮內記雨絲綿績宋大明帛錄羅七占鏡云羅異苑云仲舒

晨起側有赤氣後兩絳宿暴死杵白黼鎧白饑黼釐人龍鳥獸之

類莫可殫紀董氏繁露謂聖人在上羣龍為之朝臣按靈臺秘苑云

凶則墜為鳥獸天下將亡則墜為木兵起則墜為沙有大喪則為龍

又為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其說則異如漢成時甚者至有土山后武

宮中雨蒼鹿魏世河間雨小兒九或亦云風所飄甚者至有土山后武

時慶山自冰牌齊地雨冰廣者六尺漢桓時京師雨冰張駿二年二

片如雨熱湯下邳雨湯殺鳥獸此皆耳目之所接焉者也嗟夫先王

之設教必本可信曷嘗以人之不聞不見者欺哉日月星辰昭布乎

其上風火雷電交盪乎其下此皆世之同聞而共見者也凡若是者亦

亦有持其權者矣雖然在上者皆有常而在下者常不測蓋有常者以

無代無小人是故平治之世變故常微衰亂之期星宿常怒而風雷之戒常不廢所以爲相濟也天地聖人何嘗不以信哉今夫雷之行也必先諦覆而後仆之又必篆其事以示之其所以詔之于世者昭矣夫然故愚智自守而不煩于政是天之所以濟王政之不及者然也三五以還世衰道降信不足以一澆僞而機變用於是盟誓興秦漢而下盟誓又熄而後佛之教始得入中國天下之士擯於妄福不知先王之大道與夫天人相與之意於是盡摛其藩而撤其戒曰天變不足信聖人不之言也昧昧相師遂使天地變異昭昭之理散而釋之徒得以闖其堂闥而以其耳目之所無有阿鼻地獄無稽之說剏而入之以毆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而世莫之寤也子嘗作原化傍甄地獄之詭雖同門之哲弗予諒也於是爲之究解而後信之者始一二見猶曰所患子爲必然之說余曰世之惑不解正患無必然之說也變異聖人不言春秋胡爲而書之哉嗚呼亦曷不幸

而弗及赤子之未病邪藥之不至達之而弗及矣雖然尙來者之可
追也詩云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神農琴說

周官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干地上圓丘奏之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日至于澤中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于宗廟奏之○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繼而王天下于是始

朱襄氏之瑟伏羲氏之琴其來尙矣後世雖有作者特修而用之非
有改也而三都賦補史記以爲神農制瑟說文世紀隨志小史則以
爲神農造琴蓋脩之也楊雄琴清英云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
僻去邪欲反其天真新論琴道云其琴七絃而鄭遂洽聞記乃以爲
神農之琴二十五絃夫二十五絃在所未聞而七絃則世皆以爲起
於後世或謂周代之所增而甞亦嘗發之琴書矣若古聖人凡創一
事立一制必有不可易之法是故窮思極致無遠近無小大必致其
三而後已固非若後世之士率意而作之者也既討於傳黃帝虞舜
琴皆五絃而神農唐堯之琴其絃皆七斯其信者然則聖人之制果
無意乎黃帝虞舜土紀者也土之數五故其絃皆五神農唐堯俱以

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五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又增二絃，曰少宮少商。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與八音並行，君臣以相御也。

火紀火之數七，故其絃皆七，是皆可得而稽者也。五絃者，琴之本制也。蓋以當乎五音，大絃為君，小絃為臣，而六七兩絃，寔為少宮少商。故禮斗威儀云：少宮主政，少商主事，宋衷以為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君臣任重為之設副者也。二少之絃，時謂文絃武絃。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而世遂以二絃為文武。王之所加斯大妄矣。夫世固有見湘溪二女，而以為娥皇女英，乃舜女見別論，聞周室三后，而以為禹伯后稷，周公君陳畢公亦稱三后，謂梳起于赫胥氏，蠶始于蠶叢氏，蓋以胥梳聲同而蠶蠱也因妄言之。二事前，若掀子胥之髯，而續西門豹之尾者矣，唐人至吳子胥廟見其像五蠶長鬚為奪朱之色及鄴城西門豹祠絳袍之下垂一豹尾。以二絃為文武，王之所加是則方書有所謂文武火者，是必以周王執爨而後可也。庸生之汲為妄如此哉，鄭氏以過作則暴為失文武之意是矣。嗟乎！以其小者見其大者，此先王觀政術也。五絃七絃，雖或增或損，而七絃之為用詳，而有本知其神農法也。然則先王之桀度，從可知矣。茲予所以每贊古人之制，而每歎後世之不如歟。

路

史發揮二一

八中華書局聚

論太公

孫月峯曰
學訟字奇
想奇

正道之不明自戰國之急於功利者滑之而漢儒不能明後世不能
討也太公亞聖之大賢也其仕於周也亦不苟矣孟子曰太公避紂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賢者之
去就可知矣而太史公乃以爲漁隱于渭文王卜畋于渭之陽載與
俱歸爰立爲師且以爲西伯昌囚羑里尙隱滋泉其臣闕夭散宜生
南宮括者相與學訟於公四子於是見西伯于羑里而復相與求美
女文馬白狐奇物以獻紂而脫其囚歸而與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
其然乎夫太公之爲人果如何邪其出處之際必有義而其致君
也亦有道矣何至操切譎詭爲儉人之舉哉鬼谷之午合曰昔者伊
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呂尙三入商朝三就文王然後合聖賢之
出處惟可知也今夫閭閻小子之愛其君必有道矣公之所學者王
術而其所事者聖人也顧不若閭閻小子之愛其君者乎方紂在上

鍾伯敬曰
人之出處
智量不同
時數不一
上有堯舜
而下有桀
許豈知人
之哲二帝
獨艱愛士
之忱二帝
爲歉乎故
太公牛漁
無病于西
伯之多士
也

播弃黎老而文王思皇多士欲盡得天下英才而用之而天下之英
才亦莫不心而願爲之用矣故其詩有疏附有先後而又有奔走禦
侮之臣孰有天下之士歸之如此有如太公而猶伏于漁者邪且太
公之漁也有意於天下乎抑無意於天下乎有意於天下當文王而
不出何時而出無意於天下則雖俱載以歸猶將鑿坏而遁而又奚
以師爲遷之言蓋取之戰國一時辨士之說而不知決擇者也且既
曰畋得之矣而又曰四子於隱所相與見西伯于姜里其相盪乃如
此且君奭之言文王之修和有夏也時則有若虢叔若閔天若泰顛
散宜生南宮括曾不及於太公而孟子論五百歲聖人出則以太公
望散宜生於文王爲見而知之然則公之聞道實有自文王矣此武
王言予有亂臣十人而說者始以爲太公在焉是太公未嘗爲文王
師也詩云維師尙父時維鷹揚則公之在當時特將帥之任余劉向
別錄云師之尙之父之合三元以爲名則非必太公也至維師謀乃

陳明卿曰
兵謀何事
道家可預
然兵法始
備于黃帝
則非道家
有不可與
言兵事矣
班孟堅序
次亦得

以爲號師尙父則亦本諸此也夫學訟而脫人之囚與陰謀以傾人之國皆兵謀詭計出於後世所謂太公六韜書者其果信邪六韜之書顧非必太公也班固述權謀不見其書志雖有太公兵謀而乃列之道家儒家有六弢六篇則又周史所作定襄時人或曰顯王之世故崇文自謂漢世無有今觀其言蓋雜出於春秋戰國兵家之說余自墨翟來以太公於文王爲午合而孫武之徒謂之用間故權謀者每並緣以自見蓋以嘗職征伐故言兵者本之以爲說騎戰之法著於武靈之代而今書首列其說要之楚漢之際好事者之所掇豈其本哉君子於此其可不審所取而譾說之是徇耶

太公舟人說 伊尹庵人

昔之人有負鼎以干世者人見其爲鼎而不知其所以爲鼎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鈞以干世而或謂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爲人也博聞而內智蓋亦嘗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游於諸侯

張侗初曰
能會古典
姿性要慧
才力要弘
心眼要空
方能自撤

退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僚七十餘主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得之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繫俗所窺哉方公之遇文王說者謂其陰謀詭計以午合此既失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爲之舟人漁父韓詩傳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邪夫太公於文王孟子之說最爲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說介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迹文王畋于渭之陽也太公鉤餌手竿而蹲于茅王問焉曰子樂漁邪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緡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揭以祿取人人可殺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國則禽其萬國諸侯是則公之爲釣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俎蓋亦以滋味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鹽梅之說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繇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睢以太公爲漁父厥有繇也鬼谷子云尙三

路

史

發揮二

十一中華書局聚

就於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苟合邪
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其興而來以求合其道
則其所以鈞鈞文王者豈在魚乎雖然卜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
賢文王既雅知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于是爲之畋且卜
邪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賚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
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
之於卜也審矣如武丁之夢爲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爲非卜矣武丁
之夢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

夷齊子南

兄弟之間天理之所在也然天下之仁義自兄弟始而不仁不義亦
多自兄弟始蓋是非之相形朝夕見也有能禮遜得不爲之肅矜而
屢嘆歟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子兄弟之間予列之詳矣二子宅日

按君命祇
辱言立適
當以禮與
內外同之
今君私命
事必不從
道為辱

義國其弟去而歸周其賢可得而知矣是以孔子每亟稱之凡有為也茲未暇細姑迹子南一事以明子貢之問而信後世學者之弗察也子南公子郢之字靈公之介子而蕢賸之弟也蕢賸既奔靈公游於郊子南僕公曰子無子將立汝不對它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夏靈公蕢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它子君沒於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子南之德實媿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逆德不可為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以為問夫子以為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者蓋以明其志之得也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為國夷以叔齊為父之所命也曰無父子之義而又何以為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兄弟正父子立而君臣上下之分定可謂求仁而得仁

矣故聞夷齊以遜國爲仁則知夫子不爲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當夫
人之以君命而立我承之可也而固以輒在辭此叔齊之義也使輒
當時逡巡側避授之子郢以俟賁贖之入則伯夷之舉矣而顧不知
是方且燿燒周章固位仁人君子之忍言歟曷儒老先而猶昧此乃
更以爲夫子善夷齊兄弟之遜爲惡賁輒父子之爭蘇轍更取而著
之伯夷之傳至謂夷齊之出父子之間必有間言者豈夫子志哉父
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當時諸侯固數以爲譙矣是非隱奧也孰有
求賜高第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邪且出公之欲用夫子也子路固
以政之所先爲問矣子曰必正名乎何名哉直父子而已矣而君子
猶以爲隱後世如公羊高者果以輒之拒命爲正謂其不以父命辭
王父命故慕容輿輩遂至以子拒父爲可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
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瞽叟殺人竊負逃之則凡世間之事不暇
顧矣今也爭國則父子之義蔑而國不可一日立矣乃復論當立不

當立邪蕢賸欲入爲輒者繫鼓去位而惟父之從可也顧兵以拒之邪蕢賸見書必以世子明當立也圍戚必書以罪輒也聖人豈爲輒哉柰何譴譴徒知輒之受遜于郢夫亦豈知世子之名誓之天子而蕢賸之出先君未嘗絕之邪雖然爭者怨矣而遜亦有怨乎曰怨出乎心而人之爲遜非必無心也宋宣公魯隱公與夫韋元成劉愷丁鴻鄧彪之徒其初未必出於矯拂勉強以沽名然其心顧不能不以是爲世間之美事也時以爲美則有時而怨矣有心者怨之府也介推子胥沒齒不釋豈君子之爲哉郢之去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求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或以郢遜悔而怨者惟予知其辭出於誠無怨也蕢奚不怨輒奚怨哉

薛方山曰郢有命於靈公何爲不立也君薨於寢而嗣定焉禮也逝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郢其敢從諸如其時且地郢亦從之矣是故郢之辭禮也然則無愧季札矣而不見稱于君子何哉札之

賢非郢之所敢望也雖然仲尼論衛政而先正名君子以為必郢也○衛靈公既沒國人欲立公子郢郢再三辭焉蓋庶幾乎季札子臧之為而上窺伯夷叔齊之風者也豈時孔子在衛而郢有公養之禮此冉有子貢所以疑其為也若輒之拒父孔子已反魯矣道之不行命也豈受其養智如子貢又何疑夫子之為哉衛人雖然無知拒父者又得以孝諡哉

論伊尹

嗚呼人之諒亦有如伊尹之大者乎君臣者天下之大義也以民而伐其主以臣而放其君二者天下之大不義也而尹且為之泰然不疑豈其忠之未諒哉義有時而不濟也今夫匹夫匹婦得一豆甌而不知所處以一介人臣起于耒耜之間而犯二難焉非有脫略萬乘芥視天下之心疇克爾惟其平日養之者至達道義之所在而能以天下動其心故其出而制世有不可得而變者湯誓太甲此聖人

黃石齋曰
豆甌之義
萬乘之推
也處萬乘
而沾沾者
當豆甌而

震震矣明
于斯義豆
馭非易而
萬乘非難

張侗初曰
經傳明文
具在人第
不思耳

之所以不廢者亦將以爲萬世君人者之戒余雖然予不敢以爲正也昔孟軻氏以仁義游諸侯思濟斯民然其要說諸國之君必以湯武之事是其所以自處者非伊尹不爲遂以是得罪於後世之學者惟其尊之者衆詆者未幾而詆之者至矣卒未得其衷也夫其言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所言者必伊尹子則曰仲尼之徒有道桓文管仲而無道伊尹子非異於聖人也聖人之意則然也何則孔子之於管仲未嘗不愛之也所惡其小器者特以三歸反坫山濼藻稅之事累大德余至稱齊桓之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斷以爲管仲之功而至以如其仁許之如其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其稱於管仲也蓋如此而未嘗一言以及伊尹伊尹之事不可揄也或曰論語雖不及之而書固已取之矣聖人非不稱之曰不然書者史而已有其事而可監則直著之非有

楊升菴曰
古人心事
明並日月

議也而論語則聖人譏評折衷之書也學為君子者必於此乎取之
取之此也伯夷伊尹柳下惠是皆以身制行特立乎天地之間以為
人道之大經者也世固未有臣伐君者也而伊尹以為吾盡其所以
為臣之道而不得其君湯者天之所命也吾不忍坐視斯民之塗炭
狗人而逆天於是俯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然天下之大義惟君
臣尔今以君為無道而伐之則後世亂臣賊子將羣起而效矣故伯
夷不敢以武王而廢天下之大義於是叩武王而告之以伐君非忠
夫存伊尹則廢人狗伯夷則逆天於是柳下惠復出而正之不羞污
君援而止之而止故盡其所以為臣之道而幸其君之能奉天而已
矣故仕於定哀之間而不去曰後世必有得吾心者然子謂伯夷餓
於首陽之下人至于今稱之謂柳下惠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至
于伊尹又未嘗有言焉蓋伯夷柳惠人之所不屑為而伊尹之事不
患於無人為之知夫此則孟子之猷在所攷矣雖然柳惠之行近於

降志而辱身藉使其君又不可幸焉則仲之業在所進矣以其君霸而致天下於一正則已矣豈必曰如彼其卑而棘爲其大哉吾見秦漢而下篡敎之等每爲也果於秦漢之前則誠軻之尤也雖然軻於三子亦旣俱以爲聖矣至論聞風興起則亦不及於尹豈非清和者可學而任者不可學歟學清和而不至猶不免於隘不恭學任而非其志弊如何邪然則軻豈不知其弊哉嗚呼微軻之論則伊尹之志幽微吾之言則夫子之意蕪矣固不可墨也如曰若何甘處於仲之卑而弗自致於尹之高則弗病

伊尹無廢立事

李昱之雜說惑伊尹曰伊尹未盡善也君之不明持其顛而正救之可也黜而放之可乎太陽不明星月奮曜非星月矣大海不受江河自納非江河矣且操刀而割藏貨而集利曰不爲屠賈吾不信也尹爲厲階權臣逆夫假廢立以圖國竊此道尔或曰尹之得至公之稱

楊升菴曰
剔骨洗髓
之論

陳明卿曰
君臣之義
弗順不肆
之事更孰
大於此歸
愚子泥儒
也

以有三年之歸政也世有醫生善視疾者語人曰吾能易爾腸胃更
 余系絡則疾可為也然人無肯致其身其難信也周旦北面相冲子
 不僭天下之尊不居假王之位聖人之心不可易者同也尹縱明誠
 自誓懷至公於不疑一旦溘先朝露則太甲之于天下一旅人余大
 事已去其如何邪羅昭諫則又曰唐虞以揖遜得天下而猶用和仲
 稷契以厚風俗成湯放桀而有天下揖遜已異淳璞大壞伊尹放太
 甲立太甲而臣下知權矣乃曰恥君不及堯舜夫尹不恥其身之不
 和仲稷契而恥其君之不如堯舜在致君之誠則善矣顧厲己之事
 如何哉二子之說如此歸愚子曰伊尹之事顧非不肆也第君臣之
 義為弗順余且以世之亂臣賊子莽丕懿裕之徒盜國柄者曷嘗不
 假尹以餬口茲其所以致議者之如彼也抑嘗求之攝王之事周公
 之所無而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也周公之坐朝抱冲子而太甲之
 居桐宅諒陰余蓋古者之君薨大子諒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

按商書湯
崩太子太
丁未立而
卒立太丁
之子太甲
尹明言烈
祖之成德
以訓之作
伊訓太甲
下遵湯法
不惠于阿
衡尹乃放
之于桐宮
復作太甲
三篇太甲
悔過尹遂
復政厥辟

年父母之喪天下之至痛也念慮一起手足俱廢是故繁務之來有
不及察苟可以委而置之者悉委之矣聽於冢宰豈惟天子然哉國
君亦各有攝王以上卿爲之惟痛均也滕父兄曰吾先君魯先君亦
莫之行則其禮廢已久時人無能知矣太甲之書伊尹之事宜後世
之弗及知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於冢宰
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惟太甲者立而不明既乃背去師保之訓則
亦戾愆自用而不可以順導矣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營宮于桐俾之
密邇先王之室而作其憤悱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抗世子
之謂尔非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起復
之例尔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日嗣王其事亦已明矣自漢羣儒以
淺見昧經旨而廢立之說昌及霍光將廢昌邑告于田延年曰古之
有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廢太甲以安宗社後代稱爲忠臣將軍誠
能行之亦漢室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

仍陳戒于
王作威有
一德

茅鹿門曰
斷言嚴飾

俗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尹爲果嘗擅廢立者莫之省也抑又攷
之太甲之三篇其上篇乃甲居憂之時中篇乃甲免喪之後而下篇
則尹去位之時作者曷嘗有廢立之一言哉聖人之志蓋簡而甚備
也嘗試卽太甲之史觀之前有伊訓以始事矣而後復取咸有一德
以終義則尹之在當時有甚不得已而無一毫之私欺見哉且以復
甲也則曰惟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喜之亦至矣及告歸
也則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心豈將利其私哉予固曰廢立
之事伊尹之所無所可議者以舜禹君臣之義概之則有愧尔雖然
尹之迹爲有愧而心無愧後世爲尹事者心迹俱可以唾去矣曰然
則尹之事其終不可言歟曰有孟軻之志識則可無孟軻之志識則
亂而已矣奚以尙

薛方山曰余聞之曰臣道無貳又曰臣而有作福作威者凶伊尹
五就湯五就桀不貳矣乎放太甲復太甲不威福已乎然卒能相

湯伐夏以成商業而克有令終者何也良繇其心純乎道義而一德格於皇天一介不輕取予而素行孚于衆志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其放太甲也復太甲也固終湯之事也無非所以盡人臣之分也若漢霍氏之徒豈知此哉其及宜矣

黃帝輕重之法

先王之制治莫仁於刑而其所以祥刑莫仁於法法者仁之寓而刑之所取中焉者也夫人之仁非人之仁也天地之仁也人之不仁非人之不仁天地之不仁也寒而給之衣饑而給之食豈能爲仁哉不能不爲仁也無食則使之饑無衣則致之寒豈能爲不仁哉不能不爲不仁也是故代天地司牧者制五刑必卽天地於民之可以仁而不仁者刑之所以輔天地之不及也可以仁而不仁負天地者也不可以仁而不爲不仁不受制天地者也先王之心豈不欲天下之人皆仁而爲君子也柰何天下之人有不足以當吾之望以自弃於不

仁而爲小人之歸自弃於不仁而小人之歸夫然後不得已而待之以小人焉蓋望之以君子者先王之心而待之以小人者天下之法也一怒而天下安四罪而天下服其所以爲仁亦已至矣刻膚斷領豈聖人之心哉吾故曰制治莫仁于刑刑者先王之惡石也惡石者神醫不得已而用之刑亦先王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寓之法是故法者天下之公而非先王之所得有也管叔作亂司寇致刑瞽叟殺人士師可執又烏得以吾仁而屈法哉吾故曰其所以祥刑莫仁于法今夫殺人者誅欺君者誅此所謂法也先王豈故爲是嚴哉威莫大于殺人而罪莫大於欺君也擅殺人之威而無殺人之罪敢欺其君而無欺君之誅小人何憚而不爲哉是故謀殺人者坐之以殺人之罪謀欺君者與之以欺君之誅則小人何利復敢生事于國吾觀黃帝輕重之法自言能司馬不能者釁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釁社自言能爲官不能官者剝以爲門故相任寅爲官重門擊柝不能者

陳明卿曰
法者畫一
從而寬嚴
之必有未
流

亦隨之以法其於欺君邀功之罪何其重邪雖李悝之法不是過也然輕重之法黃帝用之而天下大治李悝之法商鞅用之而秦有覆宗之禍何邪惟所附之不同與用之之有異尔吾故曰法者仁之寓而其所以不仁者人不仁也夫惟明者爲能用刑惟仁者爲能制法刑欲重而不欲急法欲嚴而不欲詳刑重則犯者鮮法簡則人易避以是爲辟何有惡德黃帝氏之法亦此之繇也而律魁大士不是之法侮文亂典動則失衷不有過急必有處息是二者雖不同而皆可

以速亂幸而不亡後王繼之必有法令不行之患然後小人得以訟隙勦竊而天下亦從之矣梁統嘗言刑罰在中無取於輕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是故殺人減死而人益犯法此初元建平之際盜賊之所

以浸多而不可制歟嗚呼後之持律者亦不在涕持丹筆惟黃帝之爲法哀矜勿喜而毋使有鬻炭凝脂割鼻銜口之悔則幸矣

黃帝乘龍上昇說

或問荆山經龍首記黃帝服神丹已龍來迎之去羣臣追慕靡所構思或卽其几杖而廟祭之或取其衣冠而葬守之一應神仙之傳至於儒書以莫不然而夫子紀其爲死豈其然邪曰有以明之昔公仲承問于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于明堂之庭帝乃采銅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其弓曰烏號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智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智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智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于雲言之辨也曷足以相感召而帝使之邪此其必不然也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

張天如曰
文行於行
止自然之
地逸氣縱
橫故王仲
任論衡難
為伯仲

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詭僞則智者正之譌甚而穀亂則智者止之黃帝之治天下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神之宗為百神之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矣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者就高明也作為大鑪者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之器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此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智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上也成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智識之不及者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故於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世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為慕羨者其左右

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甘心黃帝之所爲矣夫生而少壯轉而衰老轉而死亡此人之大常聖凡之所共上帝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古記之傳若存若亡大庭中皇赫胥尊盧以來聖人者一族誠恐大圓之上嶢榭聯累雖數千百有不足處而復何主宰何臣使而猶昏昏默默以至於今乎此不然之甚者也然世之人智者歆羨愚者矜跋而已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大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異是可以決疑矣歸愚子曰無見於下衆人之所同有見于上聖人之所獨首山之銅予不敢伸誠恐游方之士又從而引之以歸于天庭至寶之言故言之不可易也如此

論槃瓠之妄

有自辰沅來者云盧溪縣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遙望山半石洞罅啓一石貌狗人立乎其傍是所謂槃瓠者今縣之西南

三十有槃瓠祠棟宇宏壯信之天下有奇迹也予曰是黃閔武陵記

所志者然實誕也記云山窟前石獸石羊奇迹尤多辰州圖經云隍石

窟如三間屋一石狗形蠻俗云槃瓠之像今其中種有四曰山村

歸明戶起居飲食類省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源歸明蠻人三曰山

獠四曰狢獠雖自為區別而衣服趨向大略相似土俗以歲七月二

十五日種類四集扶老攜幼宿于廟下五日祠以牛彘酒饗推鼓踏

歌謂之樣蠻語祭也云容言之予稽夏后氏之書知之也伯益經云卞明生白犬是為蠻人之

祖卞明黃帝氏之曾孫也白犬者乃其子之名蓋若後世之烏虺犬

子豹奴虎狫云者非狗犬也雖然世之誕妄厥有形影其言之不典

亦實自於經也按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牝牡郭氏以

為自相配合蓋若今之婆羅門半釋迦者鳥有曰鶻鶻曰鶻離者一

者其種有五有具男女二體者而應劭書遂以為高辛氏之犬名曰

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為南蠻則知其說原衍

於此是殆以白犬為龐余至郭璞張華干寶范曄李延壽梁載言樂

楊升菴曰
人好譎誕
訛鄙相沿
好奇博古
在所不免
也

史等各自著書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且其說曰高辛氏

募有得犬戎吳將軍首者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杜君卿固疑

其誕謂黃金古以斤計至秦始曰鎰一也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

得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官三也吳姓宜周始有四也佑之難

亦當矣又引其獄中與諸甥書證之然不知其說之不出乎曄也伯

同吳權之妻而羿之友有吳賀不可謂吳姓至周始有謂夷狄古無

姓可也益伯為百虫將軍玄女立五軍之將不可謂將軍周末之官

謂夷狄古無官號可也夫人畜之交通世蓋每有昔元嘉中孟慧度之

婢蠻與大通處者且逾年然高辛之事常竊誕之慧度吳興人事槃

瓠者特獬狐之轉犬尾按玄中記槃瓠浮之東南海中是為犬封

氏蓋因本風俗通然亦不謂蠻人之祖記云高辛時犬戎為亂帝曰

戶帝之狗曰槃瓠去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

訓浮之會稽東有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為狗女為美人是為

犬封氏玄中之書崇文總目不知撰人名氏然書傳所引皆云曰然

則盧溪之祠君武山之像何彰邪曰見石西俯則以為為惠遠點頭

見石東僂則以爲爲秦皇赴海木石之象物厥類多矣偶然喚作木居士豈特一槃瓠而已邪不然犬戎國之神哉經亦有云犬戎國有犬戎神人面而獸身非蠻人之祖也

路史發揮第二卷

路史發揮目錄

第三卷

論說十二篇

辨玄囂青陽少昊

論史不紀少昊

明三正

青陽遺妹

辨伯翳非伯益

原焚

理李二氏

老子化胡說

論恆星不見

佛之名

佛之俗

道以異端明

卷之四

聖學二

聖學

佛之俗

道以異端明

卷之四

聖學二

聖學

聖學二

卷之三

續文獻通考目錄

路史發揮第三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辨玄囂青陽少昊

玄囂青陽少昊三人也說者以玄囂為青陽或以青陽為少昊或盍三者以為一劇為淺陋按春秋緯黃帝傳十世雖未足信然竹書紀季黃帝至禹為世三十以今攷紀亦一十有二世昔漢杯育治始終黃帝而來迄元鳳之三三千六百二十九載帝世季世正自多有內簡黃帝後有帝鴻有帝魁有青陽有金天而後乃至高陽金天少昊俱為青陽之子攷之書則無疑質之世則不詭青陽玄囂自二人明矣

王水黃帝經序云黃帝九子一曰顓頊封豫六曰高陽封雍七曰帝嚳

封梁八曰帝辛封克九曰姬都封陽子者非謂其生也謂其世也求

之世則然矣而其記則誤也二金天當是帝魁三挈當是少昊四青

路

史

發揮二

中華書局聚

陳明卿曰
此論少昊
德運宜昌

陽則少昊之後六高陽則顓頊之
子八高辛則摯九姬都則堯也 司馬公作史記不紀少昊略不識

其所出而言玄囂不得居帝位夫少昊之桀度顯在人目三代以來

皆所尊用祀于五帝之位正於月令之次德之在人如是之著而玄

囂不得居帝位則玄囂非少昊明矣外傳史記古書皆不言少昊為黃帝之子也 史記云

黃帝生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此太史公之誤也黃帝之子二十

五宗賜姓十二惟紀有二餘十有三皆姬姓也史云得姓者十四人此本國語為十二姓

二姬二紀其文甚明解者乃破為十 青陽與夷彭同為紀姓玄囂與

三蓋不知國語姬紀二姓青陽之失 蒼林同為姬姓少昊生於青陽循其紀姓帝嚳出於玄囂循其姬姓

世本紀姓出於少昊而帝嚳之子帝堯猶襲姬姓氏姓之來各有派

別則玄囂青陽又不得為一明矣玄囂西陵氏之子青陽方囂氏之子少昊于類氏之子 夫玄

囂降居江水青陽安得降居江水之事蓋太史公統記二人皆出黃

帝而並列之後世因傳習而誤之其初宜曰生玄囂青陽玄囂降居

江水爾少一玄 魏曹子建之贊少昊也亦稱祖自軒轅青陽之裔則

少昊爲黃帝之孫而青陽之後矣惟帝德攷云黃帝之子少昊曰清
又曰清者青陽也其子曰摯茲太史公之所取所以致學士之疑者
蓋少昊二字傳之者之贅之也少昊非清而摯卽少昊鄉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是也是以張
衡條遷固之違誤謂帝繫說黃帝產青陽昌意與周書之說異而郭
璞亦云少昊金天氏帝摯之子也然以摯爲青陽之名則又誤矣記
注紊亂如此學士何從而要質之乎故詳焉

論史不紀少昊

司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記也首于黃帝而繼之以顓帝帝嚳
又繼之以唐虞以爲紀三皇邪則不及羲炎以爲紀五帝邪則不應
黜少昊而首黃帝學者求之而不得其說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而
蘇子之所以紀三皇也竊觀太史公記首黃帝者特因於世本若大
戴禮帝繫五帝德蓋紀其世而非主於三與五之說也抑以謂後世
氏姓無不出黃帝者故首而宗之至於羲炎鮮有聞焉是以不紀是

太史公之本意也

孔安國劉向服虔以黃帝為三皇而司馬遷列之五帝首晁錯桓譚王肅遂以為據夫以黃帝首五

帝則五帝為六而三皇少其一故甄矐度益以祝融氏白虎通益以共工氏鄭康成益以女媧為皇而五帝為六人以謂德合五帝坐者稱之不必人數拘而梁武遂以遂人為皇黃帝少吳顓頊帝嚳堯為五帝舜弗豫謂舜非三皇而亦非五帝特與三王為四代尤為無據

然而少昊不紀則失之矣以為易不著邪則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

舜氏作顓譽且無而况少昊氏乎易傳不言固得謂之無哉無其人

則無是號矣季渺世夏傳者自少豈直少昊與顓譽乎蓋五帝者皆

循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易傳不之著劉恕不知出此乃竟黜而不

特紀果為得歟雖然此特世之所知者也世之所不知者又不少矣

萬禩之下其或書出於巖壁有得以信聖人所不言者多矣非不之

言也言之不及也非言之不及也制度之不章也言之不及後世因

無得而觀焉此學者之不幸也豈直少昊顓譽邪或曰易傳之不及

之既聞命矣敢問周用六代樂封三恪何以皆不及之邪曰不用其

樂先賢言之備矣蓋制度之弗傳爾且大司樂以雲門祀天神以咸

池祀地示以大磬祀四望通夏商周之樂凡六

磬古韶字今周官等皆作大磬謂舜樂大

韶之謂別有大磬繆也

夫黃帝之樂多矣何獨取之雲門堯舜之樂多矣何獨

取之咸池大磬乎蓋以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也所不用者法度

之不足而遷之是以三統曆言周遷其樂故易不著崔靈恩謂非如

舞之制又非今宜故越之而用雲門不立其樂亦不爲恪是皆知其

一未知其二也昔者六國之君魏文侯爲最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

者竇公獻書乃周官大司樂樂章也厥後河間獻王與毛生等采周

官及諸子言樂者以作樂記然大司樂有雲門大卷大咸而樂記則

有大章咸池亦自牴牾矣雲門大卷皆黃帝之樂大咸卽堯咸池之

舞而大章又堯樂也豈非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故邪且英韶本

皆黃帝之樂後世所不知者鑄十二鍾以韶英韶是也顓帝曰承雲

帝謦曰大韶則是高陽承之而高辛大爾舜歌九淵以美禹功禹因

之爲大夏則固少昊之樂也帝謦作大韶六列五英舜修而用之則

是三后之樂虞兼修而用之矣然詔不言響而稱舜淵不稱少昊而言禹者以其備各詳本紀若曰三恪之不封則我未之前聞也少昊之後周封之於莒矣第以代遠而黜于恪顓帝之後爲禹爲陸終禹之裔固已在恪而終之六子周代俱列土宇非不封也帝響之後則爲陶唐爲商周唐及商之裔已俱恪矣周固不論也若夫上古之君其世渺矣其系微矣其政散其樂缺有不可得而攷矣雖欲用且封其可得邪又或封之而所封不見亦不得而紀也固陋之言固不足惑然後之君子之所欲聞予得而略乎

劉和川外紀云樂生於律包犧氏始爲律法神農氏爲琴黃帝伶倫別十二律正閏餘鑄十二鐘命曰咸池顓頊飛龍效八風之音帝響倕作鼗鼓鐘磬壎箎帝堯鴻水命鯀治之作舞命夔作大章帝舜夔正如律和五聲禹興九韶之樂作樂曰大夏以五音侂洛

諸理齋曰通鍊國體之言讀此知崑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于世人其舍諸絳之城也桀之邊也秦之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故曰善用人者無棄物者善棄物者

甚矣周秦而下先王之政無一定之說也三代之所尚正朔異服色

殊昔者竊聞之矣果且有是乎哉果且無是乎哉以為有是乎而說

者以為正朔聖人之所不言文武政而正朔循嬴秦不害於治嬴秦

政而服色從三代無損於亂顧其本而已矣以為無是乎則說者以

為五帝以來正朔悉異三皇而往服色舉變不若是不足以為盛而

廣川先生河汾老子猶以為言卒不得其衷也或曰授受者循其故

革命者變其時是故夏禹而前不有改也其然乎孔安國云自古帝王皆以建寅為正

惟商革命而建用丑周革命而建用子蓋以為革命者必新制度以變天下之耳目也昔孔子作春秋書王

三月而古之王者必存二代所以通三統也三易之書首乾坤艮而

怠棄三正扈氏之所以為不恭者何至於禹而後革之哉三統合於一元故春

秋書春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明此乃時王之正月所以通三統也故漢宣詔曰春秋於春月書王重三

正謹三微也高堂隆云三春稱王明三統也然竊攷之三皇之代歲皆紀寅顓帝之曆攝

提首紀而帝堯之分四子亦為正於仲春是則其建同矣惟虞之法

雖不著見而分巡岳鎮必按四仲是則三聖之相授所守一也使舜
易堯正則禹改之矣夏正得天明不改也是不然亦人事而已矣蓋
亦有天事焉何則天下之事有本有文有因有革文者天之事而本
者人之事可革者其文而不可革者其本也在文可革則三皇而必

革在本可守則雖三代而必守是故湯既革夏而建用丑矣至於作

曆紀元則復以冬首外紀湯革夏改正朔以建丑為正月變服殊號而作曆不復以正月朔且為節更以十一月冬

至為元武既革商而建用子矣至於授時巡祭則猶用夏時是則本

者未嘗革也外紀武王克紂改建子為正月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用夏時二事蓋本世紀曆紀實出汲冢

周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湯用師于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文服若天時大變亦

一代之事越我周王致代於商改正異制以垂三統致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知夏時不可改改正者示不相沿而已惟

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之正月也不以商正紀惟一月既南至周書之

正月也不以周正書正月繁霜四月維夏五月鳴蜩六月徂暑九月

授衣夏之時也故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人事然也春秋書王正月說者

為周正月周正建子天道然也雖然天道始于子而春必寅卯辰若
以周之正月二月豈得為之春哉故周官所言春夏秋冬皆為夏
時小雅豳風亦皆夏正毛鄭之說皆然春秋以尊周何得不
時王之正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所以與民變革也疏所謂年
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故朔隨新正唐彭偃所謂王
者之政以變人心為上也晉傳常侍議應遜禪則不改正朔遭變
征伐則不改之魏受漢禪亦已不改者謂此傳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夫不相沿者樂之器而樂之情未嘗渝不相襲者禮之文而禮之實
未嘗易是故正朔之所異者寅子丑而春卯秋酉則同服色之所改
者黑白赤而上繪下絺則等忠質文雖異尚而盥豆升降之節均爵
富親雖異貴而仁義禮信之施一也豈非文者可革而本者不可革
乎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商
繼夏周繼商有改制之名無改制之實革其文不革其本也今夫忠
質文之相胥以成治猶寒暑之相待以成歲也有偏勝爾烏可以獨
任哉柰何說者離之而指為相救術邪易曰兌正秋也夫以兌為正
秋則震為正春而坎為正冬離為正夏也必矣

周書之周月曰四時
之成歲春夏秋冬各

有孟仲季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谷兩以至冬三月，中氣天地之正，不易之道。故斗必指寅而

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謂之夏，此不易之道也。今也以冬為春，而以

夏為秋，則四時反易而失其位矣。且既曰建丑矣，而書始復位，則曰

三祀十有二月，是月不易也。曰建亥矣，而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

是時不易也。子丑非春亦明矣。建用寅謂之歲，用子謂之年。太史歲年以敘事是也。又用先代之曆，周正

建子而四時之事亦用夏正，如正歲讀法三歲大計。羣吏用寅建也，如司稼視年上下之類，用子建也。昔者顏子淵吾

夫子之以帝王之道許之者也。方其發為邦之問也，則告之以四代

之禮樂如乘輅，則商之從服，冕則周之從惟。至於時則斷俾之行，夏

誠以人事之不可得而革也。行夏之時，見夏政之得天，乘商之輅，明商政之得地，服周之冕，見周政之得人。

三者備然後成之，以韶樂樂者，政之成也。昔縣子問曰：顏子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商周之異政，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

所同也。商周革命，以應天因改正。而世有為歲本之說者，乃謂子當朔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

夜半則輒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歲蓋亦不知此天事爾。夫

又烏知日出之二刻半為明聖人本人事而施之哉？知夫此則三正

可得而議矣天施地化之道蓋自有理人生自寅而成於申地雖然

商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以建子革商正固不可行之

於夏秦以刻建此何等時邪其不可行而謂之閏位也宜矣漢室承

之不之能改至於孝武而始克用夏魏初建寅至其子叡乃建用丑

及孫齊芳始復從夏唐至永昌尚猶行子既而用夏上元初載爰復

以子又年而復寅紛更膠葛之不可要如此雖然繇漢迄今千有餘

載惟夏正者卒莫能易豈非文可革而本者不可革歟紛紛之論夫

亦豈知三代之政文變而本不革哉不然三代而下豈予之屑言歟

按丹鉛總錄云古詩可考春秋改月之証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

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

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襲秦制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夏

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漢武帝已改秦朔用

夏以後詩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証博引經傳多矣獨奇引

此又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可佐証

青陽遺妹

李卓吾曰
九感之中
獨甚女色
女色不材
之所溺也
何屬材而
怨不材豈
不材于此
反有明鑒
乎亦曰材
者尚爾不
尤材亦復
何

人主有大惑九材者處其四而不材者處其五好貨貪仙悅女色而
事四夷此材者之所惑也為游觀喜符瑞好樂便佞而諛佛此不材
者之所惑也是九者皆足以喪身亡國而女色為尤急子曰我未見
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之物好之斯惑之矣小惑易好大惑易性是
故攫金者不見市賈逐兔者不見泰山而況女色之移情乎豔妃光
妓嫖姬柔撓方其好之窮身究欲以至五情爽越人倫悖繆而不知
所為主雖其屋漏匪隱無往不用其至有如當塗之子留心閨室無
非肆意得志之所怵怵鞅鞅惟恐不極幽而甚密也當此之時敵國
奚求而不得哉譖愬行於尊俎之間鳩毒作於言笑之下日朧月浸
夫孰得而知之然則化人而禽率華而夷孰非是邪昔者孔子用於
魯齊景公以犁鋤計歸女樂於季氏而孔子行舟之僑用於號晉獻

鐘伯敬曰
嬖寵亡國
人多忽略
說出恩怨
報施生生
白人

公以苟息計歸女樂於虢公而之僑去由余用於戎內史廖爲穆公
策遺以女樂二人而由余奔子胥用於吳陶朱公爲句踐策遺以西
施鄭巴而子胥死是非神祕之略也非有駭異之謀也然而四發四
中如出一軌良以人之好嗜不大相遠而德色之心不能兩重故雖
大有爲之君一蔽於是則從聖如孔子賢若僑余有去而已忠若子
胥有死而已尙何道之能行而何謀之能濟哉雖然是特以取小國
爾故有以下大國者矣昔者夏伐岷山岷山以妹喜伐夏商伐有蘇
有蘇以妲己伐商周伐褒而褒以妣氏伐周晉伐驪而驪以姬氏伐
晉故曰三代之亡皆是物也然則鄭武公困於胡人而先妻之女以
娛其心然後襲而取之重丘氏苦於青陽而先遺之妹以惑其志然
後襲而滅之斯亦秦越人小兒宣轉累效之名方也嗟夫義理之備
所以養其心芻豢之設所以養其形也義理勝者正氣盛而天理行
芻豢勝者血氣滋而人欲熾人欲熾則好色之心軒天理廢故好德

之心輕權輕物重權重物輕此不易之理也三代晉侯既覆于前而吳魯戎號復溺之于後然繼此者代不乏有是何邪亦不剛而已矣剛者天之德而君子之操也終日乾乾自彊不息則凡天下之物有不足以動其心而況于格物之餘乎刑寡妻刑二女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又奚至氣轢萬夫而困躓於一粉黛哉繇此語之貞觀之君亦足以豪矣

貞觀二十年高麗進美女二太宗謂其使者曰歸告爾主美色人所重也爾之所獻信美矣然閱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愛其色而傷其心朕不取也近日林邑獻鸚鵡尚解思鄉訴請還國况人乎乃還之

按獻公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兆曰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又曰滅其父而畜其子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牀第之禍幾于亡國人以爲寵嬖之由乃從恩怨報施之道斷之出尋常理

迂即迂

數之外然幻而確徵而著矣又史蘇之言曰妹喜有寵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亡殷一聖一賢與嬖寵並論忠臣苦口爲國之言知亡我者之爲吾敵不知其爲聖爲賢也似從逢于夷齊口中出之

辨伯翳非伯益秦趙宜祖少昊

事有若迂而實先似緩而甚急者世次之亂姓氏之失此人倫之所繇紊習俗之所繇薄也予之紀少昊也既辨玄囂青陽少昊爲三人矣復合太史儋老子老萊子以爲一既辟仲衍不得爲孟虧之弟矣乃復明伯翳不得爲伯益之名若字豈無說邪夫孟虧當夏啓之時而仲衍事商太戊豈有同父之兄先己而出於四百載之前者乎伯翳者少昊之後皐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墮歎也然世俱以伯翳爲卽伯益其繆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

郊子云我祖少昊而鄭語嬴爲伯翳之後他記多同中侯

宋金仁山謂伯翳二人聲音有二附辨

路

史發揮二

八中華書局聚

苗興云陶苗爲秦
臯陶少昊後也

按陳杞世家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之

後平王封之秦而云伯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又云臯陶卒
封其後于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得爲伯益尤顯
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
爲二人亦有能知之者第太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
之繆爾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修生大業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女
修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父者蓋大業之父名不著
見而秦趙二家遂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鄉子曰我祖少
昊而嬴氏乃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爲得其正班固之徒不知攷
此乃直以女修爲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遂以伯翳爲伯益不
復別也抑又稽之伯翳蓋封於費者也是以有大費之稱若大封大
唐者費昌費仲俱其後也而世亦復諭更以大費爲伯翳之字益可
嗤矣且大業者臯陶之父也而史記音義復以臯陶爲卽大業蓋以

史記大業之下無臯陶而失之至世紀書乃直以爲高陽生大業又以大業之妻女垂爲大業之子而別出女華之妻名曰扶始扶始生臯陶臯陶生伯益唐書取而用之此春秋元命苞之說不足實也

元命苞云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遺以鳥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立白帝上有雲如虎感之而生臯陶扶始問之如堯言鳥喙子謂臯陶也

金仁山曰尙書之伯益卽秦紀之柏絜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秦紀謂柏絜佐禹治水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奉庶鮮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太史公獨以書紀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柏翳其功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太史公于二帝本紀言益見秦本紀爲翳則又從翳豈疑而未決故于陳杞世宗敘伯益與伯翳爲二乎抑出于談遷二手故其前後謬誤也羅氏路史因之遂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柏翳爲臯

陶之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于西藏文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不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墮散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禹又曷從而薦之乎此其所以疑孟子薦益之言爲權詞也

原焚

甚矣焚尸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禮也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媿之謂爾生有養死有葬所以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哉生欲以爲養死欲以爲禮爾今也生無以爲養而又離之死無以爲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絕之非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矣而猶未足爲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敬焉既不敬復不養既不養復不葬此何理耶曾子曰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喪祭之

張天如曰
悽惻之言
足發天下
忘厚之心
宜鑄金石
以垂不朽
宜播詩歌
以振聾心

禮薄則倍死忘生之人衆矣做帷不棄爲薶馬也做蓋不棄爲薶狗也孔子貧無蓋於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於物亦且致其盡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於凍餒而弗之顧比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撲之湍流微塵漂散示以不返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夷俗也在昔二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示凌遲而絕之人類也柰何末代不知其故反徇夷俗舉凌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語來砭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尸必痕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生也覺昏而夢靈生冥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其死也立和表爲神道陳玄輿而設僞物啓塗輒遣臯皞而祝發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妥靈者惟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槨過者褫魄是所謂妥靈耶方其熾焰皮效盎罐筋骸縮朒至有起而蹲者茲禽獸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爲之於汝安乎抑嘗稽之雷公之書炮炙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爇者晞薪煖燥橐而鼓之務桀其事

靡遺餘力父母之一性果復存乎然而愚者卒惑至自喜其能然曰予之能事畢矣反控其故則曰佛者教也彼善爲祝而善讖是將生善地也吁一何愚之至此極耶世有導人溺者語人曰我善爲祝將俾而爲水仙而第溺之毋憂而信之乎夫旣已離而絕之方且燔不根之故楮以爲薦旣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蠻語以爲祝其果信乎生受離絕之苦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從事於無有所益之薦祝是之謂放飯流餼而問無齒決其不情誣悖也明矣曩予觀於祕閣閑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糶爲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死旣而讖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予以是知焚事之爲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歸厚必自人倫始人倫之切莫若喪祭而顧可爲略耶藏千金之璧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恐不敬況於親乎王喬之仙彼固以爲天下玉棺是則人情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

孫月峯曰
文字中霹
靂也

廢也且其說曰世尊之死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遺刑乎則波旬之叫哭文殊頓足果遺刑乎然則今之爲焚事者真禽獸之不若也孝子順孫蓋亦爲之却慮而深思邪雖然流俗之爲之抑有繇矣奉佛事則曰無餘貲而不葬也溺陰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也嬉上世無佛地獄何無末代誦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顧佛者何爲忠孝旣昭三鶴自戾碑諫雖崇無後可守高緯之父母非不卜宅兆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爲殃亦可以理曉矣然則世之君子盍亦爲之觀相而節度之乎設棺槨以斂之捐壙原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於外追遠者不失其處而又爲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而爲佛事說陰陽者其亦庶乎其可矣

內翰洪公邁隨筆云自釋氏火化之說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爇者矣魯

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麻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糜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卽墨掘人塚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戮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火之國其親戚死斃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薪積而焚之燻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斃肉者同言之

原理李二氏

世之繆誤者無氏姓若也非氏姓之無統也繇人之好言氏姓者繆

誤之也予起路史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得其正矣臯陶之後有嬴氏
偃氏以其爲理則又有理氏李氏理天理也故天官書云左角爲理
然則李理二字在古特通爾非有他義也陸佃說禮用云李水之子
又水子也可謂正矣仁實也故古以爲理官之字管子書云冬李也
又云黃帝得后土辨乎比方以爲李而呂春秋亦云后土爲李又云
臯陶爲李昔晉文公命李離爲李以爲臯陶之後是矣是古者理官
之理字直爲李其義一也傳云一個行李即昭公十三年傳之行李

也杜云行李謂使人今世並用周語行李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
小行人也而孔晁本亦作李云行李人之官宣公三十年傳行

李往來鄙閣頌云行李咨嗟蓋在夏商之代已有此李氏矣詳少昊紀而姓氏之書及

此史若唐新舊書等乃云老子生於李下而以爲姓或云因亂食苦

李而得姓或又以爲饑餌木子而姓之均爲妄誕范祖禹云書云臯陶爲士而史以爲

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尤非族類唐之先祖出隴西狄道
非如商周世次之可攷也夫謂唐出狄道可矣謂李不出臯陶則未

覈暨葛孝先直謂老子之母李氏女也故老子因母以爲姓迨其孫

洪傳諸神仙因謂老子生於李家猶為李姓非也漢屬國侯李翊碑以李氏為出於箕子尤為無所本矣吁後世之妄日益繁矣氏姓不勝誤孰正之哉

老子化胡說

德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

十有三嘗謂道陽而德陰老子歸陽釋氏歸陰分道德為二經其義斯在昔未有知此者惟道君皇帝以僧為德士蓋體之矣

夫一性之元湛然虛徹曾何有于生死哉其所以生死者出則為生

入則為死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生者居其三也死之徒

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也而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者

則是一性本生而顧不能靜每以物動而自趣於盡者十又處其三

也蓋生者居其一而死者處其二也既已十管其九矣而其一置而

不顯者是何邪非出生而入死者邪乃不生而死者也是生死之

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也佛者之教不出於此矣老子之所以化

也魂猶依也動于不
休也動于情
外主于情
魄者白也
猶著人者
也主于性

胡惟此道爾謂之德經事可見矣詳五千文意蓋留猜後人者而韓

之食神祿與倒食陽于前一陽于為食神後一陽于為倒食然釋氏

之無知者輒諱其事又從而誣罔之固非毗皤尸之意釋氏推過去

而老子者不知出此乃復羣起而較其容儀之盛衰與夫出世之先

後以爭之祇見其不能勝爾雖然釋子之無恥豈惟誣老哉義媧孔

顏之聖且弗免也彼腐儒者既莫之能謫又從而怖之吁釋天有所謂

云寶歷菩薩曰老子世間號曰伏義吉祥善薩下生世間號曰女媧摩

訶迦葉號曰老子世間號曰伏義吉祥善薩下生世間號曰女媧摩

乃能從化其見侵侮者出為老子淨光童子往為孔丘又遣月唐

杜嗣先有吉祥御字儒童衍教之說而韓愈曰佛者孔子流亦師之

莊王癸巳之歲一陰佛之月老君遣尹真人報喜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

道老釋之教其初則佛者喜事亦善於報矣夫天象下事豈有於

年遂以為孔子謂江以南之亡非楚之罪用浮屠之過己丑閉日闕化胡

經書

按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水火交爭
鼎在其間兩國交兵使在其間自至人言之湛然虛徹一性獨存
曾何有于生死哉故玄望長生近于貪墨脩無生近于畏吾儒窮
理盡性以至于命庶不使鼎使炫其權

論恆星不見

語之無所稽妄言也聽之而不審妄信也和之而弗擇妄隨也佛者
曰方摩也之誕也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恆星不見此則妄言者也

佛之父為淨飯王母曰摩
邪夫人摩耶者莫邪也

故古今論衡周書異紀云姬周昭王之二

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宮殿震動而恆星不見五光
貫于太微王問太史蘇繇對曰西方有聖人生却後千年其教法來

此矣是以世謂孔子書恆星不見者將以為異時之證而傳記悉從

之此則妄信者也

汲紀年云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于紫微其年
王南巡不返所引異紀蓋即此爾按春秋在昭王

後之夫春秋所書恆星不見乃莊王之十年甲午之歲上去昭王之甲

寅有二百四十年之差故顧微之吳地記謂佛法之始典籍無聞而

亦狗舊以魯莊公之七年夜明恆星不見為佛生之日然恆星之不

見乃四月辛卯之夕是歲四月丁亥朔辛卯乃月之五日非八日也

是皆不得而牽合者莊公七年乃見莊王之十年故齊王中有周魯

乃十五日託於摩耶之腹莊王二十年甲寅四月八日始生然莊王十年

而不知所攷者蓋釋其徒欲蔑老子化胡之語故推而上之昭王

降于玄妙之胎紛紜誕妄不可殫紀使知退之弟不嗟乎川地震動

天夜有光而恆星不見星隕如雨變有大於斯者乎傳曰謀臣如兩

謂與兩偕穀梁言既隕而後兩皆非夫畫星不見則見是夕無雲及

兩矣故公羊曰非兩也春秋來修魯史記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孔

子脩之曰如兩豈得兩偕乎本行經云此方三川之震於幽王之時也

伯陽甫以為周亡之證厥後果然詳春秋而歷攷前代天夜有光漢

帝元延元年晉穆帝永和十年皆為歲星亂恆星不見法曰主不嚴

權宋元嘉十一年張祚元年皆不為歲星亂恆星不見法曰主不嚴

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陳太建五年星隕如雨漢永始二年

九月晦恆星不見二十八宿及中外宮搖動星隕如雨漢永始二年

太始四年七月皆西流太康九年八月壬子宋元嘉二十年三月乙未皆北行至曉不可計又二千四百年正月大星皆西流至旦日光定

隋乃止大明九年十一月二月乙未廣德二年二月丙寅中和元年八月癸丑及世三兆以春秋大祐二年三月乙丑五代長興元年九月辛酉

皆亂世三兆以春秋大祐二年三月乙丑五代長興元年九月辛酉齊主盟王室遂衰始之間亦佛氏浸昌之應皆非佳事况諸祆

莽篡祚自此而還晉梁允多蓋皆佛氏浸昌之應皆非佳事况諸祆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復年庚日

甲無一者之可合邪然倡之者皆以為實勃又從而神之茲非妄隨者邪

者邪或曰安非昭王時誤以為非也彼所以率合之者正以春秋所

月八僧已失不致而杜預更以為七日自為長曆而自繆之邪乃

按高僧世說宋書劉宣傳皆以四月八日為釋迦之生信捨之家庭阿那含

以四月八日謂之彌勒生二陽月八日為釋迦之生信捨之家庭阿那含

經謂是日當行關之戒云二月者蓋以周八日行城樂而爾故

此八年特始出家之日又非其始也再攷春秋恆星不見後百十

生必不異時而佛決不通三教不可合為一既曰三教何有異代傳記

老之言以誠出足入死之知章知之必出抑又言之恆星之不見雖非必佛

丘瓊山曰
此穿鑿否
所以又有
佛為中國
弊一段

陳明卿曰
玄家脩齡
貪生可鄙
釋氏無生
畏死足嗤
並感風疾
莫之鍼灸
矣

之生然稽其變知亦為後來之有佛也謂孔子為有為書之庸有之
矣劉向曰夜中中國也其子歆曰夜象夷狄夫歆向雖說異同而其
言俱理何則聖人不識夷狄因其有弊而中國蒙其弊則著之佛之
為中國弊也篤矣三代之時關譏而不征凡奇伎奇器怪迹孟行者
皆不得進於城門之內慮其搖民蕩衆而不之能出也彼佛之教固
非三代而下有也三五之時固已有是人矣晨門荷蓀何代無有第
先王之道充滿乎天下天下之人厥有恆性而彼之偏習無自入三
代而下四體虛羸方切畏戒而且不知守此邪風戾氣所以得長驅
而入之方莊列之出也佛之教將出矣孔子知之而莊列不知也觀
微子之篇則見聖人之所以憂焉者矣三代之際每切譏禁豈苟爾
邪及後之世不惟撤其譏禁而從之又延之梱內而盡室以聽之矣
二千年間其颺精破膽以至於死者不知幾千百億而猶以為得邪
夫狂者東走逐狂者亦東走迷者赴水拯迷者亦赴水此未為失也

其所往同而其所以往則異也今也見狂者之走亦竭蹶而效之觀迷者之赴水亦褫綸而從之其狂迷亦甚矣豈不哀哉

星反者星復其位反在半夜之後是則知向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

按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高曰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之謂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雨竇如雨何以書記異也○注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也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夜中而隕衆諸侯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也

佛之名

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故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觀佛制字以一弓從兩矢豈不佛哉語曰從諫勿拂是輔拂之拂亦作虺鞞義可見矣佛曰吾之道佛於人者人曰彼之道佛於

陳明卿曰
便洽玄暢
之文

我者也人固以此而各之佛固以此而自各其所謂佛如此而已而庸人事佛欲以崇之而不得其嘉號則轉其義以從嘉釋曰佛者覺也噫謂佛爲覺亦不知所以覺矣

梁武以佛有悖音始改悖音爲倍後始經史循之非也宋子京卽於國語音正義正之

雖然世俗之所以尊之可謂至矣然皆欲尊之而不知其所

以尊之者予請得以大其說而遂解之曰滿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

夸其事我則能言之矣瑞應本起因果之經皆所以挽佛者也胡不

楊孔子中備經之言以附之乎中備經曰觀夫震爻之動則知有佛

矣又胡不舉列禦寇所記商太宰問孔子之語以譽之乎其爲說曰

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豈敢博學多識者也三王

聖者歟曰善任知勇者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歟曰善任仁義者聖

則丘弗知三皇聖者歟曰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

然則孰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矣弗知真

爲聖歟真不聖歟是則非佛也邪中備經列禦寇之說吾不知真孔子之說歟非孔子之說歟然說如是則三皇五帝俱不足以方其聖矣是則佛者不亦危然甚大矣乎然則世之人其亦有能如是而譽之乎吾故曰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爲之矣將譽佛者請參之台之說

佛之俗 長守富貴

浮屠之爲教所可惡者尤惡於以利言也夫人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欲存而惡亡欲安而惡危欲富而惡貧欲佚而惡勞欲壽而惡夭何哉物重故爾聖人忘生不留於物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此者是故貧者莫不欲富也而處富者更憂其復貧賤者莫不欲貴也而處貴者更憂其復賤危者咸欲安也而已安者未嘗不惡其復危生者皆欲壽也而既壽者未嘗不惡其復死欲之既至牢不可解而爲佛者乃爲姦僞以中其情曰吾能生之安之貴之富之不惟是也而修吾

顧瑞屏曰
此佛之一
踏華地今
古若狂也
此激其亂
禁而從之
延之闔內
舉定而聽
之聽精破
胆至于死
者千百臆
而猶以爲
得之根也

事者則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病且死也雖斷無是而世之愚莫不惑而奔之至於截髮掛釭煉腕釘髀賤身祈嗣棄子襁災靡所不至而莫之禦也甚至在上之賢不知孔子所以長守富貴之道而時且爲之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則亦不知以彼爲非也彼姦僞者度知貧與賤病與死之不可免則其伎有時而遂敗於是又爲不可勘之說以欺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焉修吾事者死將得金地以處也雖斷亦無是而愚者信之愈益固則亦以其無從質故也夫舍衛諸國臣服天竺雪山鷲嶺驛使常至夜叉落剎本乃三國而炮烙地獄正本自阿育王金剛舍利琉璃碼碯第如華之產鐵而青獅白象橐佗孔雀正猶華之畜乘斷刀破械解驪吐火皆本幻術而剪髮貫耳吹蠡擊鉞俱其習俗本然世之蠢人曾不知乃類推而歸之不可致知之神其淺鄙者又倡而爲詭怪之說殊可詆笑按晉宋浮屠記云臨倪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

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若青絲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產從左脇
出生而有髻能行七步如此而已泊漢哀時景匿受大月氏使王使
伊存口受浮屠經其所載者正與老子相出入蓋昔老子西游出關
過于天竺教胡人爲浮屠厥後其徒更相推譽流傳而失實爾諸如
法顯道安輩所記天竺等事概可見矣顧豈若今之詭誕哉或曰子
何釋之議惟不視其書則已矣程子有云佛書直不必觀觀必入之
矣是則不然不觀其書此程子一人事也今有道者擿墮而示曰是
之下寶窖也然後過者梃足莫不徘徊覲夫窖之得也知其罔者必
發掘明告之而後來者不惑懷恐其入而止之則自亦不明其窖之
真有無也人滋不信矣故予爲之發其虛窖以諭之則人心庶乎其
正矣嗟夫堯孔之教立之如登天浮屠之人壞之如燎毛因循苟且
此天下之至大患也庸人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焉者也庸惰之徒
易以誑惑而況樂因循而彼且與其因循安苟且而彼且誨之苟且

之心

此其教之所以易與而不可返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終日乾乾天行也未聞以因循苟且爲之德也障百川回狂瀾君子曷動心焉

陳明卿曰只以平嘗必曉之理指視一番極力排詆反開發揮矣妙入道理之文足補昌黎未盡篇內舍衛諸國一段正是見睫者不若身歷滕口者不若目擊

道以異端而明

無異端則聖人之道尊然有異端而聖人之道愈尊道豈異端之所能昏哉浮雲翳月月何嘗昏其所以爲月者常存惟決其翳而月愈清異端害道道何嘗昏其所以爲道者常在惟去其害而道愈明爾道以異端而昏亦以異端而明也佛老孔氏之道端大不同矣而世之人每惑而不能判者惟不知其所異爾其所以不知其異者繇其不能合見故也不合其見安明其異不明其異烏識其尊此聖人之

道所以至今爲不明歟泌請獻其所以異夫老言命佛言性而孔氏則兼陳乎性命老說生佛說死而孔氏則兼明乎生死老修道佛修德而孔氏則合道德而修之茲其所以大不同也雖然老之於性非不言也而以命爲之重於德非不修也而以道爲之本佛者則不然惟知性之爲急而無俟於命知德之爲尙而不契於道其所以違於道命者亦徒不知下學之義與夫窮理而已矣若老子者非惟恭篤禮信治國有道而兵戎之事尤所致意博愛之方旣已異於彼矣至於孔子則天地功深生人道備何特生死性命之一端邪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而聖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尤甚也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彼之道可與行邪吾固不得而不責今旣知其不韙則不應與之矣乃奮而與之較旣以爲異端則不應進之矣乃引而與之列虎兕出於柙而牛羊殞於陸矣然後從而仇之是誰之過歟嗟乎佛之爲吾道害也久矣昔之大

陳臥子曰
固知三教
之日尊異
端者之設
也學者亦
平而列之
得罪于吾
道甚矣

賢莫不欲去之也然迄莫去之者睽者又從而挽之也王子曰吾乃
今知三教可合爲一柳子又曰其言往往與易論語合夫將取其不
合者辨之是與而較之矣夫既引而與之列而三之是誘而進之矣
豈非攻之則斯害也邪學者之大患莫大於不識易而妄言王舒子
曰大易之妙盡在佛書此宗元之憤憤也更引之邪今夫蚩氓稚子
見弄木虎者驚喜嘆訝且畏且愛歸而誇于鄰之嫂逾年未已而乃
不知彼真虎者耽耽蹲伏深林之中神色不動宛不異狗第人不可
得而卽之然則庸人之要佛者亦蚩氓稚子之愛木虎者以其可卽
而弄之爾二子之說予將置之邪則恐世之人以爲真而莫之識辨
之邪則復慮若等惑之之深而反見誹以貽斯害之災雖然猶不得
而不略正之大抵天下之事大過則反傷理之常也真君之坑沙門
毀像事至與安而復建德之毀經像還僧道至大象而復及會昌之
撤寺宗民僧尼至大中而復夫亦豈知易道之變通哉曰然則終不

可攻邪曰正其義不憂

董思白曰非言無以寄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欲離文字以立教孔子尚不得于及門况其每下邪

路史發揮第二卷

路史發揮目錄

第四卷

論說十二篇

九合諸侯

佛氏太盛速天譴

益爲朕虞

佛氏戒煞

辨四皓

稷契攷

周世攷

夢齡妄

竹書

魯周王者禮樂

明堂位

獲麟解

後麟解

明微子

氏姓之牒

藝鐘文什書

周世双

楚聲双二卷

辨四部

益為知真新其無精

謝天六海聖天龍

大會南刻

續前十二編

書四卷

續史籍事目錄

路史發揮第四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九合諸侯

事不白則教不成齊侯之爲會十有五云九合者在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舉又非其盛者乃若兵車之會則有之矣莊之十四年伐宋二十八年救鄭僖之元年救邢四年侵陳蔡六年伐鄭與十五年之救徐首止之役定王世子所謂一正天下者也說春秋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而未始敵盟兵車之會四而未嘗大戰是信厚而愛民也仁其仁者如其仁之謂言如其所成就是以仲之仁爾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繫君之力乎臣之力邪對曰譬之衣然管仲制裁之隰朋削

韓求仲曰
師曠之說
特一反爾
意主激諫
責難于君
寔則臣與
有責焉此
千古大義
也
茅鹿門曰
議論妙絕

縫之賓胥無純緣之

韓子曰賓胥無
削縫隰朋純緣

君舉而服之爾臣之力也師曠

倚瑟笑之平公問焉

景一云齊

對曰凡爲人臣猶庖宰之於味也管仲

斷割而隰朋熬煎之賓胥無齊和之爰進之君君不食誰其強之臣

何力之有焉且君譬壤地臣草木也必壤地美而後草木碩是以君

之力也九合諸侯齊侯之盛舉也而夫子以爲仲之力者蓋以爲齊

侯者正當上佐天子恢王綱纂舊服顧乃區區合諸侯以勤王是特

小相一卿之事故也嗟夫詩於衛存木瓜於秦取渭陽所以訓齊晉

之美也而桓文不存焉管仲霸者之佐也匹之伊尹其器業正小矣

而孔子猶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當

其解桔堂阜而致位乎上卿則綦之理舉賢能立四民而制軌里却

子華之計信曹沫之盟幹山海責包茅安衛文而攘戎狄其功業固

可尙矣佛者之事視管仲之功孰愈哉夫不試乎冬之寒者不知夫

春之暝不睨夫本之正者不竟夫末之靡揖遜救焚誦詩拯溺揖遜

誦詩固雅事然亦何補於焚溺哉晨門荷蓀不無用於世顧亦奚用於世邪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吾固不以是責歸馬放牛圉圉空虛此輩之所能歟約法三章外戶不閉此輩之所能歟拾桑麻衽氈毳棄五穀而嘍海錯語人曰彼以世間法我以出世間法吾見其大言之相悞也

按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曰云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注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正義謂息鄧弦黃夔江六蓼庸權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沈重謂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皆曲說不通竊意九爲陽數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皆指其極也桓公九合諸侯今考之亦不止九也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亦止言九也如九陵九淵九攻九守皆可以此例推之後漢書云九縣縣回正用此語使孔穎達沈重注漢書又指何地爲九縣乎

佛事太盛速天譴

陳明卿曰
羞惡之義
子厚于大
臣風俗人
心緣而柔
傲而甚者
豈有量歟

鐘伯敬曰
十尺堂九
百佛事出
瓶舉而回

俗人不可以為大臣而俗士不可以為史杞用夷禮春秋惡之謝靈運蕭瑀王縉之徒合爪殿庭膜拜廊廡此何為者邪夫為胡事乎朝著之間而羞惡之不知可謂大臣歟梁武不道捨身同泰寺為僧奴百官僚隸傾庫藏以贖歸之俄而閃電霹靂風雲冥晦焚毀其寺浮圖堂宇一夕蕩然及再捨身光嚴禪室而重雲殿浮仙花生忽皆震動三日時以為瑞而識者固以季龍之事方之同泰佛閣七層寶飾大同十載震火略盡更造未半景亂尋起此則上天明譴顯戒可以見矣當時史氏雖能紀其捨身之繆至於天戒之事則黜不錄豈非史官俗士怖于佛者一時妄福之說而沒之邪唐武后為薛懷義起功德之堂明堂北也其崇千尺佛像之隆度九百尺一準之偉逾于千斛之舟小指之間匿十數輩偽圖血像頭度二百尺所觀者溢郭士女爭施俄而火起像室延于明堂以及寶庫飛燹突漢鐵律涵尺半夕之間不遺片拊風裂血像分飛數百然則非理之事豈釋迦本

豫無情絕
無佞志蓋
綱劫業劫
報也

李卓吾曰
滌禪之理
輕揚寫出

意哉在昔大順二年七月癸丑汴之相國寺火是夕大雨震電有物
類毬塊而赤轉于門譙藤綱之間周而火作頃之赤塊北飛又宛轉
于佛閣之藤綱之間亦既周而火作既乃大窪平地數尺而火勢益
甚延及民三日不息而所謂日月隱檐檻者亦且燼矣詳觀歷代若
此者殆不勝記是則佛者果不能違理爲之福矣蕭做嘗言佛者可
以悟取非可迹求寶柱煥爛珠嫌的𦏧此敬則所謂神怒人怒禍積
患者也奈何愚俗不知出此乃更崇侈至於菲葬薄養以爭趨而
佞奉之金碧翬飛過於玉闕鎔金銷翠單困民用繇此語之免禍幸
矣何福之爲予憫夫世之士者爲其誘惑流通而莫之止也故表而
出之以爲炯鑑梁武事或見之僉載隋志亦稍及之明堂大順之事
亦微見唐志云

因李白詩云卽梁昕建瓦棺閣高四十尺因山爲基高十丈影落
半江順義中修之曰吳興昇元初爲昇元今爲崇勝虛舍那閣猶

高七丈

益爲朕虞 佛氏戒煞

或曰墨氏兼愛何不思之甚也墨氏安能兼愛哉先王之時鴻水平矣民粒食矣又從而教之墨者能之乎蚩尤乎矣管蔡定矣又從而富之墨者能之乎夫害已去難已平其愛之亦至矣亦可已矣而又富之又教之先王之心仁民而愛物者其有既乎吾知墨者之無是也非無是也實不能也非徒不能也實不知仁之方也不知其仁而徒曰吾能兼愛愛何從而兼之不能仁民而惟以戒雞犬護螻螿爲之兼愛一何淺邪吁是特妾婢傅娼修小廉以惑衆者先王之戒殺不如是也夫畜者未有不殺而其所不殺者非畜也試以一劇之郡言之蠶屯螳聚戶輒數萬孰不雞孰不狗而孰有不殺之雞狗哉彼墨氏者其亦果能戒之邪是以先王惟制禮以節之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足迹不邇於庖廚

而魚肉不及於廟闕豈其不之戒哉其所以戒之亦有道矣郊社特牲宗廟特牛而神得其饗矣七十二膳八十常珍而親得以養矣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取麇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而後天下之畜無妄殺也爰復設之虞衡之官按其生育之時行山林禁澤梁以及乎其可生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衆醫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禁罟羅猶魚鼈以爲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罟羅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仲春之祀用犧牲而季春之月置罟羅網畢翳之具俱不得出於九門之外豺不祭獸不以旼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摯不出罟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畋不探鷇不射宿不濫淵不巢覆不成禽不獸不中殺不粥償毋殺孩蟲毋食雛鼈鱗不尺不取彘不菴不殺不剝胎不髮髡不成毛不登庖母麇母

陳臥子曰風俗有見及者尙未一二數况即于此談兵道奇氣

孫月峯曰佛者非它

麇不卵不蹠蚍蜉螿各有所禁而物不失其性矣時方長養則野
虞禁止其斬伐未至黃落則斧斤不入乎山林毋槎毋蘗毋絕華尊
不風不暴不以行火而恩被於動植矣此則先王博愛之實也故曰
虞氏之恩被於動植是真被於動植者也豈若彼之假仁義而繆設
虛言也邪魏正光求祭藏空竭於是有司請損百官蕃客廩食肉之
三一歲終計省百五十有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唐世正五九月
格刑屠禁采捕月率十日斷宰剖是不過緩死爾賣狔售肉饜豨還
筵茲固有善於彼假之不已為知其非有哉雖然予之所以尤病焉
者二喪壞先王之風俗其害固已急而靡兵之氣厥禍為尤大夫世
不能無暴亂也是故立之兵以禁御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所不能
去也非惟聖人不能去之雖天亦不能去之惟不可去是故必立之
威威立而暴亂止矣威之不立則將無以御暴而適求侮古者婦人
不入軍中凡以其靡兵之氣而將無以示威也噉欲谷曰寺刹之法

婦人之道也

教人柔弱非用武之道不可衆置語毗伽曰突厥人寒而皆習武唐兵雖多無所施用凡以是也乃今佛者其靡兵之氣也甚矣士有壹爲其說輒威索體解而不可用然則予之所以病焉者是非惜乎兵也惜其兵氣之靡而天下之禍起也昔者黃帝之初志於求仙愛民而不戰於是四帝共起而謀之然而黃帝克自悔禍擇兵稱旅以威不軌而後天下始復定夫以黃帝之明且聖猶幾不免而况於不黃帝者乎明皇之始賢人佐職事無不舉納姚崇之議削中宗之僞濫者萬二千數是以天下太平海內充富柰何帝以中人之性不能保之於是終天寶之末廣鑄金軀度僧造寺舍前日昭昭已效而甘心乎未來昏昏虛妄之說於是祿山之亂乘弊而起陵遲播蕩幾于不振黃金之像不可以助威福緇毳之流不足以應兇虜而生靈挺血之禍已徧於寰宇矣故凡言不殺者是必馴致於大殺而後已此齊梁之殺伐之禍所以尤毒於戰國者兵氣靡而威不立也吾不知齊

黃石齋曰
義而該洽
英毅足攝
作家

路

史

發揮四

五 中華書局聚

梁君臣奉佛尊經與夫護戒禽蟲之惠可以贖其蔑威致寇棄師
國之冤也邪吾故曰使佛者能去其君臣而治絕其兵武而安則其
教無不可立也予見學者不知先王之道大而受佛者之毆皆以為
佛道廣大而能兼愛故因先王虞衡之意而備說之抑將以廣其見
矣

辨四皓

楊升菴曰通鑑四皓姓名王幼學集覽據陳留志及陶潛四八目為說東園公一也綺里季二也夏黃公三也角里先生四也陳濟正誤以綺里季夏為一人

揚雄云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代之所謂四皓者園公
一綺里季二夏黃公三角里先生四也遭秦苛政避地商之藍田山
中漢高招之以皇帝善嫚士弗至迨帝為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
留侯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既去弗復見後俱葬于安陵
太白所謂蕪沒四墳連者百姓義而祠之今京兆藍田軹及上落商
東巔俱有祠廟或云為秦博士世亂乃隱故園稱陳留風俗傳云圈
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之起禮聘不就惠帝立以為司徒圈公

黃公爲一人妄引杜詩黃綺終辭漢爲據其說杜撰可笑詩人稱古人姓名多寡截便于音韻如稱司馬長卿爲馬卿稱東方朔爲方朔唐詩有稱東蘭公爲園公者蓋亦此例豈足爲據

者園公也其本園姓而崔其所贊亦謂四皓爲秦博士然質之傳四皓當秦在時已入商洛深山不見其爲博士且漢世無司徒元壽二年始置大司徒公亦何自爲之此稱繆也雖然四皓之名言者不一

如園公名在史記以來漢書法言諸所記載俱作園公洽聞記作郭

園公贊與仙傳拾遺又以爲東園公角里先生在孔安國祕記及漢

紀仙傳作角蠡而魏子作祿里是特音相假耳角有音祿故禮太記

穎達云聲相近故野王切敎字爲所角翻知昔人直作衆音世不能明妄有從刀從人之分項太祖皇帝問崔僊佺以李覺奏四皓一

先生姓或云用加人或曰加力對曰臣聞刀用爲角一力至綺里季

之與夏黃公則畢文簡特以綺里季夏爲一黃公爲一蓋以逸少淵

明子美有黃綺之語非也按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生

夏黃公與張良爲雲霞之友間二子而言之而夏黃公在崔氏譜老

子中經皆謂之夏里黃公則不得云綺里季夏矣又元和姓纂亦有

夏里綺里祿里三姓夏里云出四皓河內軹人則文簡之說正爲失

之往歲商於人有得四皓神胙机者乃有綺里季與角里之神坐則
 夏黃公之自為名益可知也神胙刻更有圈公神坐及圈公神坐机
 字正作圈而顏師古正俗引圈稱之自敘亦云圈公之後則知圈之
 為正抑復考之四皓姓諱有大異者在陳留志則圈公名庾而字宣
 明襄邑人始居園中因號園公或云姓國名秉與軹人角里先生綺
 里季夏里黃公為友秉庾字轉是亦稱園公爾故風俗通云四皓園
 公本亦園者夏里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爰號夏里
 黃公姓崔譜而角里先生則係泰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謂
 之霸上先生角里亦其號爾淵明亦嘗引此則非不知黃綺之實者
 四皓之刻始見於黃伯思董道繼見隸纂為不誤也三輔舊事云惠
 帝為四皓作碑于隱所則知神胙机俱當時所刻者或云圈公姓韋
 韋口聲也國口意也殆瘼辭云

風俗通云圈援也從國袁
 聲今市語韋氏為圍家

按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

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
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
出之

稷契攷

天下之同者不必異而異者不必同聖人之於人苟可以傳者不求
同而矜異也堯契弃之爲嚳子明矣而諸儒皆疑之以爲契弃既皆
堯帝堯在位百年則皆百餘歲矣豈有堯在位如是之久有賢弟不
能用至舜且未死方舉而用之乎仁人君子固未有遺其昆弟而爲
國者是好異而求同之過也卽按內傳史克之言高辛氏有才子八
人時謂八元舜舉而用之杜預謂爲高辛之裔稷契之倫而張融孔
穎達等以爲稷契皆在其中謂去聖遠信其言爲高辛之裔非高辛
之子且信緯書之次謂嚳傳十世堯及稷契皆不得爲嚳子亦不得

爲兄弟

謙氏亦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帝嚳之子因謂其父微
故不著名且其母有娥簡逃與宗婦三人同浴於川玄鳥遺

後有有城
吞卵生契

略

史

發揮四

七

中華書局聚

卯而孕之則非魯之妃不知浴川之妄

子觀堯之繼摯也契弃既皆已用之矣傳稱堯

以契為司徒弃為農師及得舜為司徒然後以契為司馬則堯非不

用之也

王充每言稷仕堯為司馬而伏氏書及呂春秋皆云堯使弃為田按田乃古農字見亢倉子故文子淮南子皆云堯之治

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稷為大田師乃大農師也

按褚生敘孔子語曰昔者堯命契為

子氏為有湯也命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堯曷嘗不用之哉特至舜

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為堯皆舉用而未有分職傳記之說略可見

矣惟於書無聞爾夫書於堯最為粗略官司制度禮樂刑賞咸無見

焉在位百年所可得而知者惟分命羲和忌繇試舜數事而已及舜

受禪則復以契為司徒弃為后稷又其官任皆出申命則是因乎堯

之舊者况復推用皆在歷試之年則固堯為政也甫刑云三后卹功

茲正堯之所命然則稷契之仕堯朝端不疑矣或者又曰詩言簡翟

惟言從帝詩美后稷惟稱姜嫄曾不及魯劉向敘列女傳履迹吞乙

之事俱當堯代而傳記簡翟乃謂有娥之佚女則姜嫄果為帝魯後

十世之妃吹求微類以疑其所自者是不然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

嚳十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嚳子

矣何所疑邪曹植贊姬狄云嚳有四妃子皆為王帝摯之崩堯承天

注禮檀弓則又用帝昔有娥氏有二女長曰東逝次曰建庇東逝為

嚳次妃是為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嚳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

云高辛之靈盛兮遭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存者惟屈原莊周韓非

管子山海經為可質其言簡翟未嘗不及於嚳何嘗有十世之說哉

貽一作胎古胎貽亦通嬉繇漢而來學者之談商頌鮮不謂是稷契

無父而生先儒張夫子王逸之流且猶惑之鄉非褚先生孰能知其

神不能成須人而生也邪夫以姬翟信在堯朝則亦信似無歸之子

果為佛女抑何從禋配於謀官哉伏閑美也與妣同識緯之言信亦

然非感於郊則遇於野甚者越在夷獠之鄉若數千里之外豈皇王

之妃后而率彼曠野者又其所敘之迹皆有似淫奔之事斯所以為

難信學者之學正不可爾僻又可貴詳于經乎彼其猜之多予故辨

之細

楊升庵曰詩緯含神霧云契母有媵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啣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誣史記云玄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遷蓋好奇朱子因之何耶然則玄鳥之詩何解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辭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諸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柜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以甲乙丙丁名之亦將曰黃帝生于一帝俊生于十日可乎又如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說爲箕星蕭何爲昴星此本其生之地而神之本其生之日而計其星之直耳楚辭曰

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原豈攝提之苗裔厚誣之事何獨一玄鳥也按古毛詩註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

周世攷

禹爲夏契之後爲商而稷之後爲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敘弃后稷十有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閱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疎脫甚矣夫繇堯帝至周文王千一百有餘載而其世云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攷之信書不窳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窳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窳始失官守婁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世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者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

無謂太康之世曷不諱之如是邪

匈奴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師古以為稷之曾孫而

康成遂謂與太康並世妄矣傳云大王宣父去公劉二百餘歲則其去文王才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時云爰復詳之夏

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台生叔均叔均為田

祖夫帝俊者帝嚳之名而台邠也后稷封台故其後有台靈有叔均

既有台靈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為稷子明矣第恨其

間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雖然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

是則世本史記所為信者夫亦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為

公劉也邪即稽世本不窋而下至于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十五

世而得遽而盡之哉甚矣系謀之難理也載紀左方

不窋生鞠是為鞠陶

傳云有文在手曰鞠

生公劉公劉能修后稷之業民保

歸之周道繇興生慶節始國于邠生皇僕皇僕生弗差

或作差弗非弗差者

猶難云

弗差生偽踰

即毀

偽踰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

高圉能師稷者周人報焉是生侯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

繼生公叔組紺是為祖類祖類生諸蓋是為太公太公生亶父是

為古公太王生泰伯仲雍季歷三人凡一十有七世祖類即公叔組紺世表之

叔類而人表曰公祖是為祖戾亦曰公叔祖類祖紺也云云先公祖紺以上詩小戎圖乃云高圉侯亞圉侯又以公叔祖類諸蓋為

三人繆矣按世本云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祖紺諸蓋太公如

此而已班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圉羣方子美埃亞圉皆高圉

子雲都乃亞圉之弟其世顯甚故杜釋例云高圉僕密九世孫而

史索亦以辟方侯牟為皆二人斯得之矣獨史記乃無辟方侯牟

雲都諸蓋至皇甫謐遂以為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之字蓋牽於單

穆公十四世之說措之而合二人以為一爾魯頌正云后稷之孫

實為太王而闕宮詩明謂姜嫄先妣是后稷太王之大父而姜嫄

為周公之母矣其得据邪傳記昆侖之虛五色之水出其四陲乃

皆數千里外故善學者惟不以章句泥也子如通之於先王之書

也何況周世之末邪

夢齡妄竹書

珍傲宋版印

六經之書惟禮記雜而多妄夢齡之事殆同讖緯之言前哲多非之而心疑其說予嘗攷之信書武王之壽烏有所壽九十三邪且以武王少文王之四歲文王崩服未終而伐紂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相出入才七年是文王七歲而生武王也况復武王乃文王之次子則伯邑考父之生也文王年才四五爾此其必不然一也外紀注文

冠十三生伯邑考引左氏冠而生子之文大妄按文王九年大統未集武王欲繼志伐商故不改元十一年伐紂乃武之三年十三年乃武之五年也克商二年而崩世紀紹運圖云武王七年蓋引太誓且

以武王之崩成王方居襁褓豈有九十之年不見嗣息踰于衰耄而始生育者乎夫聖人之異於人者智識爾其精華數至則與衆無以

異此其必不然二也按攷周公襁抱孺子以朝諸侯其事為核鄭玄

十三居東二年王十五公乃反而居攝七年致政成王年已二十有一皆妄也夫祿者不過一二歲子爾孰有年逾幼學而尙資祿者

我公之歸成王年已志學豈復七年王之攝七年哉真嫻賦云武王之崩太子始生是為成王周公攝七年王才七歲夫武王克商二年天

按不讀為
平聲不姓
姓名也見
姓書佳話

下猶未定而遭厲虐疾子少國危大臣未附於此時正患天下
事有不可勝言者故為三壇乞以身代武王之崩成王才二歲是以
變之定時王雖以少廖然亦尋不起武夫四國流言而公居東不知
周公攝政而為武雷電王弁居東二年罪既執書以泣則亦既冠而
何載而去以天大雷電王弁居東二年罪既執書以泣則亦既冠而
為詩以貽王天大雷電王弁居東二年罪既執書以泣則亦既冠而
政理有不俟攝矣而反以為年十五而公始攝之應而孔子存金滕之
邪夫所以金滕著少廖之語者特以見公誠之而理之所可充不
篇者所以表公之忠爾王充不信金滕之事而應而孔子存金滕之
反信九齡之說亦可謂觀濁水而迷淵矣至是皆理之所可充不
必旁搜遠撫而後可知者也男子十六天壬至始有生育之理八十
人八十尚無按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罕得其實然則與汝三齡
太子益繆

漢儒之妄斯可見矣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言之無質而必然者有聞
之如實而必不然者矣故嘗言之武王之政皆非七八十翁之為然
者意者文王之崩知武王位壽之不永而付之速集之託邪其云吾
與汝三者豈非謂於吾沒之後與汝三年而成之乎未可知也別有說徐
鉉謂古無此齡字若有之武王竹書乃晉太康二年魏人不準盜發
不應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魏安釐冢所得古書也綽有事實惟其舛駁不純世頗疑焉抑載攷

云姓石妾
其名狀文
總目作石
淮皆非

其尚父致師周師自誓至于罷兵與武王徵九牧史佚典九鼎若度
邑等事俱見史遷周紀美男破舌縵縵柰何等語明引於戰國短長
太子晉等事見於王符著論而少昊之證備於張衡之集則知漢世
其書猶在而人罕有傳者子華子曰吾之君歸采于周始有蒲璧以
朝作程典而今程典猶見其書豈盡出後世哉班固志書古今書外
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以爲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文尤爾雅非漢人
所能爲也

按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
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
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一焉文王九十七乃終
武王九十三乃終

魯用王者禮樂明堂位

士之不學古我知之矣智者不屑於稽而昧者不知其所以稽也魯

張受先曰
釋得員融
遷迂不鑿

侯爵也而設兩觀作五門備六官而媵三國立太廟建明堂乘大輅
載弧韞旒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季夏禘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
犧象山罍俎用梡厥鬱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彫篋爵用
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
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夫人薦籩豆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大雩
帝夏禘冬蒸春禘秋嘗而遂大蜡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崇坫出尊康
圭素屏木鐸振朝玄輿和表納四夷之樂於太廟此何爲者邪求之
先覺則皆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保之以踐祚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服七年歸政成王尊周公故賜之以天子之禮樂以廣魯於天
下有人臣不能爲之功則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明堂位之說曰昔
者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賜以上公七百里加之四等之上
使兼十四附庸而用天子禮樂吁有是乎天下有達道不可得而易

仁義禮信士之所當爲孝者人子之所當爲而忠者人臣之所當爲也是故事親若曾子而事君若周公者可也臣爲忠子爲孝豈有過外而臣子所不能爲之事哉世道衰教不明於天下而忠孝之等少是故一有獨行則指之爲分外於是始有冒數濫典越禮樂而不知所爲怪學士大夫習於亂說不果決擇則又從而申之豈識先王之意哉禮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而祭天惟王者後此不刊之典也非天子非王後雩帝郊天抑何典邪帝者帝之禋也是故不王不禘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則魯顧以享帝爲宜而不知其非矣太廟天子之廟明堂王者之堂也而顧用之其合矣乎季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曾子且不忍以季路之簣斃公而以王禮葬於汝安乎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管仲齊侯之周公也而葬之不以侯禮三歸反坫聖人猶切辭之以王者之制而魯用之然則三家以雍徹舞八佾旅

文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姜生宣公敬嬴贏而私事襄仲即公子遂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惠公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

則惠公不請矣惠公之請繇平王世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魯之郊豈所以尊公哉呂氏春秋以為桓王使史角往非也桓公立於隱公之四年蓋平王

云明堂位或者疑為戰國妄止僭君分謗之所為書其為言曰魯王

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

天下以為有道之國夫桓公弑隱而自立矣共仲殺子般弑閔公而

立僖公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則君臣嘗相殺矣躋僖公立煬宮

從祀先公丹楹刻桶而致夫人不告朔娶同姓而大夫宗婦覲用幣

則禮嘗變矣萬仲子之宮繹襄仲之卒則樂嘗變矣伐莒獻俘用人

亳社則刑又嘗變矣兵甲作田賦用則法非不變也初稅畝舍中軍

則政非不變也祠爰居鼓大水矢魚而觀社則俗又非不變也未嘗

之言殆誣魯者而予未嘗疑之矣鮑思厭索然後知非夫子不能作

夫魯之作無禮非一節矣顧未嘗不以成王周公為解當時之臣蓋

亦有知之矣是故書也設以明堂之位而繼之以其所僭中之以三

共母弟也

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而後結之以未嘗相變相殺之語其貶薄之意亦深矣出游于觀固所以甚嘆魯禮運禮器傳記之言豈蚩傖之嚙語哉魚目猶疑宜攷信於大傳

禮記祭統云公既後成王康王追念公之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象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今而不廢所以明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獲麟解

魯哀公十三年冬春秋書有星孛於東方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絕筆歸愚子曰盛哉聖人之言也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春秋不作天下何繇知有東周乎春秋之爲書予既已知之矣始何爲而書魯隱乎爲東周而設也終何爲而筆獲麟乎爲東周而設也周自后稷

黃石齊曰
夫子之作
春秋何以
始乎隱公
三綱淪九
法斃天下
無有王也
何以絕筆
于獲麟其
以天道終
乎聖人之
分天道命
必有性焉
君子不謂
命也

公劉積功累仁八百年而王業成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其
辛苦艱難可謂至矣文武不幸以幽繼厲顛覆宗周幾於不臘平王
之立周室東遷是歲秦始列爲命侯受西周之故都方平王之東轂
天下之人引領以期其中興至隱公之元年平王在位四十有九年
矣論其數則過矣攷其時則久矣而竟不能西歸諸侯僭大夫強禮
樂刑政侵尋隳廢如不可復故孔子作春秋於是始之刪詩則次王
國之風敘書則汔文侯之命著東周之不復興也夫雅者朝廷之樂
而風者國土之音也文王之詩列於二雅其政惟可見矣黍稷流於
國風仲尼何容心哉命者天子之所制者也成之於蔡康之于畢穆
王之於君雅皆一出而下敬命至於平王制命于申天下莫知有周
也當其蒙犯跋块一命文侯而遽有弓矢之貽繇是征伐自諸侯出
黍離欲復雅渠可得邪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隱公立三年而平王崩聖人之意不難見也自是以降生民卒瘁童

孔子七十
一歲魯哀
公十四狩
大野叔孫
氏車子鉏
商獲獸公
羊曰何以
書曰異也
何以異非
中國之獸
也然則孰
狩之薪采
者也薪采
者則微者
也曷為以
狩言之大
之也曷為
大之為獲
麟大之也
胡傳曰籒
詔九奏鳳
儀于庭魯
史成經麟
出于野亦
常理耳

龜皆知無復春秋未作時矣下及正沔日以陵遲三十有八年有星
孛于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文之十四年有星孛躔于北斗昭之十
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春秋之書孛皆辰次此何為而東之邪桓之四
年公狩于郎莊之四年公狩于禚春秋之書狩皆地名此何為而西
之邪且之二者繼書而終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昔者成王定鼎郊
鄆以為東都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孝王封非子秦亭以為西垂大
夫地故堯典之西也東遷之元年秦始強大逐犬戎祠西時號曰西
秦而東西自此分矣曰東曰西時之所知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春
秋之為書法不諦瑞麟曷為而書哉以出非其時為聖人之應乎則
聖人之著述豈自為邪聖人之意實不在於是邪夫麟王者之嘉瑞
也孛彗所以除舊而布新者也除舊于東而西獲其麟此聖人所以
反袂拭面泣涕沾袍遂放筆而稱吾道窮嗚呼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奈何腐爛之儒為之說曰聖人之所以聖非淫巫瞽史若也何滑稽

焉惟未來災異之推邪是不然夫推言禍福以搖人惑衆者類淫巫
瞽史之爲聖人固不爲也至于感而遂通遂知來物是乃聖人之餘
事而興亡治亂者聖人之至切者也奚爲而不感邪若昔柱史儋之
如秦也語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合合十四年而
霸王出位出尾箕之際經大微掃東井太史張孟亦告苻堅謂不一
紀燕其有秦後二十歲代且滅燕是則先時之告也不然書者帝王
之典而秦誓諸侯之書也書何爲而終之悔過自誓我不敢知予述
路史既及春秋之所以始終感麟出之非時作麟說

或曰夫子之解獲麟辭則微矣而謂孔子知秦之必繼周者則似不
然使孔子知繼周者在秦則於周身之防宜無不知者矣然一出而
圍於匡拔木於宋窮於陳蔡削迹于衛奔走乎二十一國役役以終
其身是則今之不知命者然也命且弗知而尙奚秦之知曰不然惟
其知之此其所以然也問者或曰是何夫子之給誑我也世固未有

知禍弗避而故卽之者曰謂禍可避此中人以下者也聖人知禍之弗可違也故必身從艱棘以晒其致匪自己而猶或可濂也若以今之不知命者爲之則必敗於匡必敝於宋不蹶於衛必勃繆於陳蔡矣代之人以顏淵陋巷自樂而無跽踣爲勝於孔子正是見也昔唐鄭虔之爲學也有自滄州來師者曰鄭相如嘗謂虔曰孔子稱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豈惟孔子僕亦知之因言天寶之末當有大亂而先生當污於賊惟守節宜可免齊柳世隆一日因典籤季黨索高齒屐筆於簾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曰永明之元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旣矣厥後皆如其言夫以相如世隆之說不繆則知孔子知秦之繼周也審矣唐盧齊卿之方幼也嘗訊來詳於孫思邈思邈告以後五十年位登方伯而吾孫爲屬而張燝藏之告蕭儼亦謂繼此三載官掌武于東宮及免而厄於三尺上下六十一而刺蒲十月晦而祿竭厥後思邈之孫孫浦始生逮齊卿刺徐而溥承于蕭

儼後亦以失職塌於高麗土窟者六年六十有一刺蒲而卒事之契
 言皆不違其略夫以齊卿若儼一介人臣而猶災祥之不可移如此
 况國之大事乎夫書非始於堯始於舜不終於秦終於周世不知也
 方孔子之自齊反也攝魯相事齊景公患之於是內犂且之計歸女
 樂于季氏而孔子行始也適衛既而靈公並載南子招搖都市於是
 趣宋適鄭如陳會晉楚侵陳爰過于蒲蒲人止之乃復適衛將之於
 趙聞鳴犢殺屈河而返遂復如陳及蔡楚昭將賔而封之子西沮之
 還復于衛亦有意于衛矣而靈公者老益荒怠也違夫子詭而違陣
 退命駕而行衛人止之會齊伐魯魯以冉有之言而迎請子於是自
 衛返魯蓋春秋六十有八矣按左氏傳孔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
 曰盍盍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
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與論語所
 載蓋一事也按子以敬王二十三年去魯時年五十六三十五年復
 自陳適衛居外凡十有三年哀公十一年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
 以幣迎子乃歸魯凡兩至陳蔡五至衛世多失其經行之華次故著之
 年運而往始傷卒老而不得載之行事乃刪詩定書正禮樂繫周易

蘇紫溪曰
聖人無大
力量耳天
變已萌數
災已定而
人事獨不
敢廢于聖
人此以修
有為挽弭
也堯水湯
旱故貶損
不及于帝

作春秋以爲萬世之臆法返魯蓋六年而坐奠之祥作其懔懔於數
篇之空言可知矣百篇之書皆帝王之大訓而特置秦誓於其末是
誠何意哉藏之屋壁謂之不知秦禍不可也焚燎之酷雖知不免猶
不敢廢人事焉爾是故畏匡厄蔡禍也乃不憂己之喪而憂文之喪
然則匡蔡匪子之畏厄而秦燎爲子之畏厄也審矣若以爲重繆公
之改過則彼時要服之荒君至死而猶用其良而何以爲改過乎嗚
呼小白一霸而陳完來魏不受禪而仲達舉服卒之歲劉季肇生齊
滅之年侯景載孕而建成元吉遇害之際正武氏之首胎然則東遷
之年西秦始命雖蒙且知之矣彼夏書之後繼之以湯征而商書之
後繼之以西伯戡黎皆剝膚之漸也然則繆誓之接於周奚惑焉成
湯西伯夏商之異姓而繆周公之異姓見微豈止於聖人哉如其不
然則願有以詔我惟母曰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而已

孔叢子曰載西狩獲麟冉有告夫子曰有麋而肉角豈天之妖乎

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
至視之必果然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則麟
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
為人猶麟之于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
游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明微子

賢者以一身為萬世法有不幸而遭世之亂其所以潔身而去之者
亦已難矣而世之君子弗之或察又從而誣之遂使去就之義不明
見於天下後世而姦人倍叛得以迹其誣而資口實真可謂不幸矣
微子紂之庶兄也其去商也蓋以紂錯天命墊亡將至而將不免者
於是不忍坐視其壓不得已而去之故孔子曰商有三仁微子去之
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以為抱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商本紀
數諫不入乃與太師少師謀而去之及比干以諫死箕子奴而後商

微子名啓
殷帝乙之
首子而紂
之庶兄也
食采于微
曰微子○
箕子名胥
餘紂親戚
也食采于
箕曰箕子
○王子比
干者紂親
戚也

陳明卿曰
目觀宗國
之亡而身
挾典物以
事敵國恐
非人情

即一日盞
先朝露修
訓長

太師少師挾祭樂器以奔周武於是乘以東伐二商二師初不明誰
何人至周本紀則以爲太師庇少師強事本周書當時蓋有挾器去
者而非箕子微子也惟宋世家始言武之伐商微子自持祭器伏於
軍門可謂擇焉而不精矣至蘇古史遂正以爲商紂之亂微子卽持
祭器以降于周果可實乎夫微子之去也豈苟然哉其謀之箕比也
熟矣故其言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而父師之詔亦曰王子
出迪則微子之去志決已久矣其所以遲吾行者特欲二子之一言
鍵其決爾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遜於荒者直亦盤庚
之出遯荒野以自免于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抑嘗稽之
箕比微子皆紂之懿親位尊地近而與紂同休戚者也紂之不道固
不得而苟去今也卽其自靖之語觀之則知三子固恐一旦盞先修
夜則無以穀先王而欲各盡其忠以自獻者顧忍以先王重器適他
人乎紂雖暴虐吾之天屬宗國雖危猶未泯也孰有宗國未泯遽倍

李卓吾曰
潭及後祀
則不必然
成湯且欲
武祀湯區
區祭器遂
為必耶尤
中智所不
出矣

薛方山曰
武王非討
微子微子
亦非亡國
之子何為
其然

天屬挾彝器而屬之異姓之仇者覲成敗賣宗戚此項伯之所以為
利鄉里自好者有所不為而謂仁人為之乎且微子之辱身而急歸
周將有益於國乎抑無益乎使周而成果行王政則成湯且不廢禹
之祀武王其肯絕湯祀乎使其不有存繼之心而遽挾此危亂不祥
之器以趣新造之邦祇以蒙詬而貽戮曷補於國辱其身無益宗國
雖甚贛有不為而謂微子為之乎方商阨危微為重親使潔身以去
之則為仁若弃商而歸周則為叛謂仁人者決不叛君親於危迫之
際而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者決非仁人二者甚冰炭也况以重器歸
他人乎僖公之六年楚人克許許子面縛啣璧衰經輿櫬見楚子楚
子問焉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
而被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則微子之歸周在商之既滅
而祿父已封之後其去商也蓋當邦之未喪箕比無恙之時矣其遜
去者特以跽伏隱晦以俟紂之改若宗國之復存爾及紂不悛箕奴

比死武王舉而跽之當此之時微子在野俱無一毫豫於間也何以
覲之微子武庚尊卑賢否正相邈也使商未亡微子先降于周則已
在武王之側矣以武王之賢而呂望周公實相之二子在側詎肯捨
長立幼弃賢而植不肖以遺後世之憂哉蓋武克商急於大義未及
下車而亟求商後故卽武庚而立之未暇於微子也及夫武庚已國
微子始見於乃被而復之微暨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挾武庚以叛周
周公誅之然後訪微子而立之其始終去就正如是也面縛啣璧曷
嘗有祭器之抱持哉雖然史遷本紀以爲微子去而後比干死比干
死而後箕子奴於是太師少師始奔周世家則謂箕子不忍彰君之
惡佯狂爲奴比干見其奴乃諫而死於是太師少師乃諫微子乃去
其先後正衡決與孔子之言學者固折衷於孔子然而賢者之去就
有未大明則將有以資亂故併覈

柳柳州曰進死以待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微子之仁難于

比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忘吾國故不忍箕子之仁又難于微
子薛方山曰柳州庶足以知三臣者未若黃氏不當以三仁分輕
重甚者以越有三仁荀氏二仁比之夫越之仁計功而忘義荀之
仁去順以助逆以擬三仁益悖又謂三仁以貴戚之卿不能行易
位之大權亦非知時勢之論也惟堯夫有言亂世不能無君子亦
難乎其爲君子雖有三仁不能行其善斯言得之故知三人心
者莫如孔子識三仁之時勢者莫如堯夫

氏姓之諜

古者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氏族之諜別自一家也是故有
內傳有外傳而又有世本之書不可節也太史公作史記乃以其族
舊之逐國與人天下謂之紀傳於是事類始有弃大而錄小太史公
可也而自固以下不之能改是爲得與歐陽子之紀唐氏也爰表世
系蓋欲景文之爲臣而世不之知遂使宰相宗室至今異傳諒可嘆

也予迷路史旣歸天下之氏姓而特異高辛氏族姓之多及爲之紀而復歎後世氏族之不講也夫氏姓之著人倫之所繇敘風俗之所繇篤亦政教之甚急也而世咸忽之使不明焉然則俗之澆惡豈惟民之罪哉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民庶之家無妄改也後世官曆之書反著天老乞姓之文此何爲邪若是而欲氏族之不亂不可得矣武爲蝮揚爲梟蕭爲蝮孫爲厲此惡號也亦必有繇焉王爲可頻李爲徒何楊爲普陋如而蔡爲大利稽此夷語也然而猶可稽也柰何氏姓之書不知其繇乃復妄爲之說如以雙姓爲出蒙雙奇姓爲出伯奇愚出愚公度出度支軍本冠軍皇本三皇兒因語兒終由六終春則自於春申有則自於有巢居本於先且居西本於西門豹謂爲象麗之變謂泠爲泠倫之訛芻因於牛哀之食芻茲因於才子之宣茲審出於面勢之審曲此何典故又若以童爲出老童而洪出於共工箕出商紂伊繇唐堯昌繇昌意累出累祖聃出聃於叔季載而卑本

陳臥子曰
亂亡豈一
姓之能識
以隋場所
為難擇佳
姓美諡亦
無救其速
敗

既祭則藏其隋亦云釁殺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國以隋裂而終則書
名之讖其禍如是然則君子可不知所戒哉今夫百齡之木柯十而
枝百條十同葉萬同一根柢也使盼其葉而曰是云本遠是不繇於
其幹可乎是故循其枝而求其本則易從其本而求其末則難三代
之君獨商周為長世故其為氏姓也尤繁此不得不紀也予述路史
又綴國名記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大定循而索之則民德歸厚矣豈
徒區區之虛文哉

棗棘辨 說文重束為棗並束為棘洪邁曰棘與棗類棘之字兩
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承沈括曰棗棘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
棘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為別文其皆從束束音刺芒刺也束而
相戴立生者棗也束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古
文制字之妙義如此

